北江詩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江詩話

洪亮吉著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北江詩話卷一

陽湖　洪亮吉

西漢文章最盛如鄒枚嚴馬以迄淵雲等班固不區分別爲立傳此文章所以盛也至范蔚宗始別作文苑傳而文章遂自東漢衰矣

漢文人無不識字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是矣隋唐以來卽學者亦不甚識字曹憲作廣雅以餅爲餅顏師古注漢書以汶爲浚是矣

余最喜觀時雨旣降山川出雲氣象以爲實足以窺化工之蘊古今詩人雖善狀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節之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庶幾近之次則韋蘇州之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亦是此陶韋詩之足貴他人描摹景色者百思不能到也

世俗以爲月中有嫦娥又有蟾蜍非也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嫦娥竊之奔月宮遂託身于月是爲蟾蜍是蟾蜍卽嫦娥所化非有二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云嫦娥奔入月中爲月精今人稱美色者必曰月中嫦娥無論事涉輕褻亦失之遠矣

唐詩人去古未遠尙多比興如玉顏不及寒鴉色雲想衣裳花想容一片冰心在玉壺及玉溪生錦瑟一篇皆比體也如秋風江上草黃河水直人心曲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閒以及李杜元白諸大家最多興

體降及宋元直陳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比興體微矣

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降及楚辭與淵雲枚馬之作以迄三都兩京諸賦無不盡然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閒有對句雙聲疊韻而出句或否者然亦不過十分之一中唐以後韓李溫諸家亦然至宋元明詩人能知此者漸鮮

本朝王文簡頗知此訣集中如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此類數十聯亦可追蹤古人然疊韻易曉而雙聲難知則聲音訓詁之學宜講也

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于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韓與白亦素交而韓不仿白白亦不學韓故能各臻其極

詠古詩雖許翻新然亦須略諳時勢方不貽後人口實如唐末李昌符綠珠詠曰誰遣當年墮樓死無人巧笑破孫家意極新穎然按晉書紀傳石崇被殺未久趙王倫卽敗秀亦同誅不待綠珠之入而家已破矣若崇肯遣綠珠綠珠卽從命以往亦徒喪名節耳詩人作詩自當成人之美如一代紅顏爲君盡何等氣色而昌符顧爲此語吾卜其非端人也

明御史江陰李忠毅獄中寄父詩出世再應爲父子此心原不閒幽明讀之使人增天倫之重宋蘇文忠公獄中寄子由詩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他生未了因讀之令人增友于之誼唐杜工部送鄭虔詩便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風義唐元相悼亡詩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

展眉。讀之令人增伉儷之情。執謂詩不可以感人哉。

昆明錢侍御澧。爲當代第一流人。卽以詩而論。亦不作第二人想。五言如寒渚一孤雁。烟籬五母雞。風連巫峽動。烟入洞庭寬。七言如夜不分明花氣冷。春將狼藉雨聲多。曉簾纔卷燕交入。午夢欲終蟬一吟。拆皆成字蒸新麥。望卽生津餉小梅。門接山光來異縣。牆分花氣與芳鄰。皆戛戛獨造。至五言古長風三首。及還家三首。七言長短句赴隨州一篇。無意學古人。而自然入古。其杜老北征元稹春陵行之比乎。

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尚書昀詩。如泛舟茗霽。風日淸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天。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倀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卽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舅氏蔣侍御和甯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己有。王侍讀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幹詩。如讀甘讒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之鍾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壎詩。如廣筵招客。閒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嫗都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蚤牖。時發奇花。

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尙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倜儻。舅氏蔣檢討蘅詩。如長孺戇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澧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有奇采。姚郎中鼐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恆詩。如平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簫。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尙存。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疎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詼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李兵備廷敬詩。如三齊官服。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飈入座。花葉四飛。曾都轉燠詩。如鷹隼脫韝。精采溢目。王典籍芑孫詩。如中朝大官。老于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尙流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飧霞。惜難輕舉。屠州守紳詩。如栽盤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一坐。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澍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切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猊飲澗。激電搜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眞。楊戶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備星衍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

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范睢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豪氣。伊太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竹韻。爽客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縋幽。時逢異境。張上舍鋆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甘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紅。媚此幽谷。項州倅墉詩。如春草乍綠。尚存冬心。邵進士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麐詩。如大堤遊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簪詩。如秋棠作花。淒豔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陟險驊騮。攫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獼猴。巨超詩。如荇葉製羹。藉清牢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眞率。閨秀歸懋昭詩。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錢孟鈿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紅。淒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張宜人鮑莅香詩。如栽花隙地。補種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內惟黎明經簡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

陸放翁六十年中萬首詩。可云多矣。然萬首實不始于此。前蜀王仁裕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

子。見蜀檮杌及十國春秋。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余於詩家詠物亦然。然亦有不可盡廢者。丹徒李明經御性孤潔。嘗詠佛手柑云。自從散罷天花後。空手而今也是香。如皋吳布衣性簡傲。嘗詠風箏云。直到九霄方駐足。便無一刻肯低頭。讀之而二君之性情畢露。誰謂詩不可以見人品耶。

詩有後出而愈工者。余自伊犂赦歸。有紀恩詩云。一體視猶同赤子。十旬俗已悉烏孫。人以烏孫赤子爲工。後趙兵備翼見贈一聯云。足以烏孫途上繭。頭幾黃祖座中梟。指初到伊犂時事。則可云奇警矣。後同年韋大令佩金亦自伊犂赦回。余登揚州高明寺浮圖望海。并懷韋。中一聯云。夢裏烏孫疑鬼國。望中黑子是神仙。亦爲揚州人傳誦。然卒不能及趙也。

怪可醫。俗不可醫。澀可醫。滑不可醫。孫可之之文。盧玉川之詩。可云怪矣。樊宗師之記。王半山之歌。可云澀矣。然非餘子所能及也。近時詩人喜學白香山、蘇玉局。幾于十人而九。然吾見其俗耳。吾見其滑耳。非二公之失。不善學者之失也。

近青浦王侍郎昶。有湖海詩傳之選。刊成寄余。余于近日詩人。獨取嶺南黎簡。及雲間姚椿。以其能拔戟自成一隊耳。

侍郎詩派。出于長洲沈宗伯德潛。故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于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似尚不如篋衍集感舊集之不拘于一格也。侍郎居青浦之朱家角。昨歲二月。余自吳江

至上海。因便道訪之。侍郎以病不能起。耳目之用並廢。蓋年已八十矣。瀕行。侍郎持余哭。諄諄以身後志銘見屬。然尚能詩。口占一律贈余。末二語云。語望君須記取。好爲有道譔新碑。余亦爲之揮淚而別。詩固忌拙。然亦不可太巧。近日袁大令枚隨園詩集。頗犯此病。

老尙多情覺壽徵。商太守盤詩也。若使風情老無分。夕陽不合照桃花。袁大令枚詩也。二公到老風情不衰。于此可見。

黃二尹景仁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時見之于詩。如所云千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淡似幽州日。骨相寒禁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況矣。

孫兵備星衍少日詩才。爲同輩中第一。如集中千杯酹我上北邙等十數篇。求之古人中。亦不多得。小詩亦淒豔絕倫。如夜坐詠月云。一度落如人小別。片時圓比夢難成。廣陵客感云。紅燭照顏年少去。碧山回首昔遊非。讀之皆令人惘惘。中年以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遂不復作詩。卽閒有一二篇。亦與少日所作。如出兩手矣。

汪助教端光詩。如著色屏風。五采奪目。而復能光景常新。同輩中鮮有其偶。豔體詩尤擅場。嘗有句云。並無歧路傷離別。正是華年算死生。描摹盡致。疑雨集不能過也。

學昌黎昌谷兩家詩。不可更過。朱竹君學士詩。學昌黎而過者也。然才氣畢竟不凡。記其少時送人長句。有云。江南四月不成春。落盡桃花瀧天地。今北地有此才否。劉文正統勳不以詩名。然偶有作。必出人頭

地。乾隆中張桐城相國廷玉予告歸里。奉勅作送行詩。時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皆客公所。並令擬作。卒莫有稱意者。公在機廷。忽自握管爲之。中一聯云。住憐夢裏雲山繞。去惜天邊雨露多。遂繕進呈。純皇帝亦大賞之。一時送行詩。遂無有出公右者。

管侍御世銘以制舉文得名。然所作詩實出制舉文之上。記其漢茂陵一律云。要使天驕讋漢旌。登臺絕幕遠橫行。雄心晚爲泉鳩悔。萬命先因宛馬輕。獨攝衣冠容汲直。不留弓劍待蘇卿。淒涼玉盌人閒出。起告曾無同舍生。神完氣足。非僅以格調見長者。

畢宮保沅詩。如洪河大川。沙礫雜出。而渾渾淪處。自與衆流不同。平生所作。歌行最佳。次則七律。憶其荆州水災記事云。劈空斧落得生門。又云。人鬼黃泉爭路入。蛟龍白日上城遊。眞景亦可云奇景。至河南使署喜雨詩云。五更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則又民物一體。不愧古大臣心事矣。

余自伊犂蒙恩赦回。以出關入關所作。編爲荷戈賜環二集。海內交舊作詩題集後者。不下百首。惟同年曾運使燠一絕。最爲得體。云。君得爲詩是國恩。長歌萬里入關門。請看紹聖元符際。蘇軾文章戒不存。

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搜采極博。然如前蜀安康長公主見後蜀紀。及徐光溥傳。僧醋頭見僧智證後蜀賈鶚王昭遠等傳。而前蜀公主傳後蜀僧衆傳不列及之。何也。

余于四時最喜二月。以春事方半。百草怒生。萬花方蕊。物物具發生氣象故也。一至三月。則過于爛漫矣。因喜此月。于是植物亦最喜杏。動物亦最喜燕。少日讀國風燕燕于飛。及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園有見杏。

輒覺神往。稍長。凡前人詩詞之詠杏及燕者。無不喜諷之。杏詩如海杏大如拳。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詞如杏花疎雨裏。吹笛到天明。及紅杏枝頭春意鬧。杏花春雨江南之類是矣。自所作亦不下十數篇。在汴梁客館。有杏花詩四絕句。其一云。倚牆臨水只疑仙。豔絕東風二月天。要與春人鬬標格。有花枝處有秋千。極爲同人所賞。在貴州日。行部至都勻驛館云。無人知道春將半。時有出牆紅杏花。里中檥舟亭卽事云。一春消息杏花知。餘不盡錄。燕詩如燕燕尾涎涎。袖中有短札。願寄雙飛燕。與金窗繡戶長相見。飛入尋常百姓家。亂入紅樓檢杏梁。詞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軟語丁寧不定。看足柳昏花暝之類是也。自所作亦不下數十篇。童時賣花聲詞云。燕子平生眞恨事。不見梅花。爲江南北女士所傳誦。按試貴州遵義府使院。有句云。與客生疎惟燕翦。背人開落有棠梨。伊犂紀事四十首中有云。只有塞垣春燕苦。一生不及見雕梁。滬瀆客中雜詠云。避俗仍居雲水鄉。下安吟榻上雕梁。雙棲燕子孤眠客。一室權分上下牀。他如歸燕曲等。皆係長篇。不更錄入。

呂司訓星垣詩。好奇特。不就繩尺。曾用七陽全韻作柏梁體見貽。多至三四百句。末二句云。乾坤生材厚中央。前後萬古不敢望。頗極奇肆。然古人無此例也。余亦嘗贈以長句。末四語云。識君文名已三載。才如百川不歸海。銀河倒注弱水西。努力滄溟欲相待。亦頗寓規于獎云。

呂又有句云。桃花離離暗妖廟。又題博浪椎圖云。人間十日索不得。海上大嘯波濤聲。蓋好奇不肯作常語如此。

古今詠月詩。佳者極多。然如明月照高樓。明月照積雪。月華臨靜夜等篇。皆係興到之作。非規規于詠月也。李杜爲唐大家。卽詠月詩而論。亦非人所能到。杜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李云。靑天中道流孤月。又云。五峯轉月色。百里行松聲。寫月有聲有色如此。後人復何從著筆耶。

古今詠雪月詩。高超者多。詠正面者殊少。王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可云詠正面矣。吾友孫兵備星衍終南山館看月詩。空裏輝流不定明。烟中影接多時綠。亦庶幾近之。

畢宮保有靑衣周某。頗學作詩。嘗有句云。燭短夜初長。余與同人皆賞之。

楊比部夢符。好學六朝文。小詩亦極幽隽。余嘗以一聯戲之曰。詩筆四靈文六代。科名兩度籍三州。蓋楊寄籍山東。補博士弟子。續舉陝西鄉試。成進士。則又浙江原籍也。比部後又寄居吾鄉。宅在烏衣橋三將軍巷。卒後。其子以比部遺命。乞余爲六朝文格以表其墓。末云。訪將軍之巷。大樹猶存。過邗水之橋。溪流半涸。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卽指此也。

河豚以江陰爲第一。鰣魚以采石磯爲第一。刀鯽以江寧棲霞港爲第一。余七招中所云牛渚銀鱗。晴江石華。味或華而不淸。質或淸而不華。藐江鄉之風味。首鯸鰿之足誇是也。

劉相國墉繼正揆席。人皆呼爲小諸城。性滑稽。一日在政事堂早飯。忽朗吟曰。但使下民無殿屎。作本字讀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坐爲之噴飯。

嘉慶十年正月。紀尙書昀奉命以原官協辦大學士。乃未半月遽卒。年八十一矣。乾隆中。四庫館開。其編

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爲贍博。生平尤喜爲說部書。多至六七種。故余哭公詩云。最憐干寶搜神記。亦附劉歆輯略編。先是又誤傳翁閣學方綱卒。余亦有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蓋金石學爲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後乃知誤傳。而詩已播于人口。或公聞之亦不以爲怪耳。

山陰酒始見于梁元帝金樓子。并呼之爲甜酒。考前代酒最著名者曰宜城醪。蒼梧清。京口酒。蘭陵酒。霅下酒。今名南潯酒 及酒泉郡。本以酒得名。余曾歷品之。究以山陰酒爲第一。酒泉郡酒及霅下次之。蘭陵酒今沂州蘭山縣釀酒法已失傳。若宜城京口酒。南史邵陵王綸傳稱曲阿酒。皆重濁。又失之太甜。與今吳中之福眞。錫山之惠泉相等。未見其美也。汾州酒。滄州酒。性又與燒春同。自當別論。蒼梧清亦同燒春。近時士大夫頗留意飲饌。然余謂必不得已。酒譜爲上。茶經次之。至一看一味皆有食單。斯最下耳。

果以哈密瓜爲上。卽古之敦煌瓜也。然必屆時至其地食乃佳。若貢京師者。則皆預摘。色香味多未全。非其至也。其次則綏桃。哀梨。又次則洞庭之楊梅。閩中之橘柚。又次則涼州之蒲桃。泉州之甘蔗。伊犂之蘋果。若安石榴。廣南之荔枝。則實未嘗至其地。俟再論定。

魚則海魚爲上。河魚次之。江魚次之。湖魚又次之。尋常溪港之魚。則味薄而腥矣。

南中多禽。北中多獸。南中禽多巢居。北中獸多穴居。若南獸之巢居。如熊猫之類 北中禽之穴土。如鳥鼠同穴之類 則亦僅見者耳。塞外則凡禽皆穴居。以風多而林木少故也。

小說家所言。亦皆有本。如西遊記之雷音寺、火燄山。皆在吐魯番道中。余遣戍伊犂日曾過之。

裴岑紀功碑在巴里坤南山頂關帝廟中。余本擬歸日搨數十本。以貽好古者。及歸。乃取道于小南。路不經此。遂無由搨取。迄今以爲歉。至舍閒金石藏有此碑。尙係客西安時所購得。

終南山中牡丹高百餘尺。均係木本。花皆大如斗。香氣聞數百里。

窮達戀明主。耕桑皆近郊。唐錢起詩也。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唐韋應物詩也。讀之覺溫厚和平。去三百篇不遠。

杜工部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足見長句最難。非有十分力量十分學問者。不能作也。卽以唐而論。以長句擅場者。李杜韓而外。亦惟高岑王李四家耳。

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逼眞神仙。黃昏風雨黑如磬。別我不知何處去。逼眞劍俠。千回飲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逼眞豪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逼眞美人。門前債主雁行列。屋裏酒人魚貫眠。逼眞無賴。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逼眞豪奴。近江寧友人燕南山暑夜納涼詩云。破芭蕉畔一絲風。逼眞窮鬼語。陳毅感事云。偏是荒年飯量加。逼眞餓鬼語。

余蒙師唐先生爲垣。素工詩。今集多散失。猶憶其過殤女厝棺詩。曰。白晝畏人依故隴。黃昏覓伴嘯孤村。荒寒蕭瑟。及小兒女情態。並寫得出。

棠花詩。始于張翰。黃花如散金。太白所云張翰黃花句也。近人棠花詩。又有花枝不上美人頭句。余獨以爲不然。曾反其意作一詩曰。摘得棠花何處用。嫩黃先襯玉搔頭。亦明此花之可以上美人頭耳。客歲又

有句曰。深紅不豔深黃豔。菜甲花開蝶四飛。

滬濱城近海土人爲言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門者。故相戒夜不闢扉。余紀事詩。有云一樓四面窗。面面臨曠野。老蛟能變人。時來嚇居者。卽指此。

伊犂地較西安已高八百一十里。見元和郡縣志。故初一日卽見新月。余紀事所云月朔新蟾已抱肩也。

湯泉以黃山硃砂泉爲第一。久浴之。實可延年益壽。驪山及昌平者次之。餘則硫黃泉居多。水性酷烈。僅可以除風溼及疥癬之疾耳。余按試貴州。浴郭外湯泉詩云。半生莫謂塵勞慣。已試人間第七湯。蓋指黃山及臨潼驪山昌平州和州句容與石阡也。後遣戍伊犂。又浴湯泉一。近頭臺蘆草溝。

近時九列中詩。以錢宗伯載爲第一。紀尚書昀次之。宗伯以古體勝。尚書以近體勝。漢軍英廉相國。亦其次也。

黃二尹景仁詩。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豪語也。全家都在風聲裏。月衣裳未翦裁。足如可析似勞薪。苦語也。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買得我拌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升。雋語也。

江寧詩人何士顒。居長干里。有友人投一詩曰。仰首欲攀低首拜。長干一墮一詩人。

近人有蘋果詩云。綠于春水方生日。紅似朝霞欲上時。

近時能爲中晚唐詩者。無過方上舍正澍。其遊仙詩云。鈞天樂苦無新奏。唱我紅窗夢裏詩。無數仙官齊

仰首殿中一帝一書生讀之飄飄欲仙至若月黑花臺一箇螢紅豆樓窗懸小影年年一度忌辰開則又鬼氣偪人矣

吳祭酒偉業詩熟精諸史是以引用確切裁對精工然生平殊昧平仄如以長史之長爲平聲韋杜之韋爲仄聲實非小失

朱檢討彝尊曝書亭集始學初唐晚宗北宋卒不能鎔鑄自成一家

近來浙中詩人皆瓣香厲鶚樊榭山房集然樊榭氣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爲詩壇初祖

同里錢秀才季重工小詞然飲酒使氣有不可一世之槩有三子溺愛過甚不令就塾飯後卽引與嬉戲惟恐不當其意嘗記其柱帖云酒酣或化莊生蝶飯飽甘爲孺子牛眞狂士也

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查編修愼行過紅豆山莊作也近湖北張明經本有題袁大令小倉山房集後云奄有衆長緣筆妙未臻高格恨才多同一用意而各極其妙

北江詩話卷二

詩文之可傳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曰格。詩文之以至性流露者。自六經四始而外。代殊不乏。然不數數覯也。其情之纏綿悱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樂。則三百篇及楚騷等。皆無不然。河梁桐樹之於友朋。秦嘉荀粲之於夫婦。其用情雖不同。而情之至則一也。至詩文之有眞氣者。秦漢以降。孔北海。劉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韓高岑諸人。其尤著也。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莊漆園陶彭澤之作。可云有天趣者矣。元道州韋蘇州。亦其次也。東方朔之客難。枚叔之七發。以及阮籍詠懷。郭璞遊仙。可云有生趣者矣。僮約之作。頭責之文。以迄鮑明遠江文通之涉筆。可云有別趣者矣。至詩文講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亦必有數人。如王莽之摹大誥。蘇綽之倣尙書。其流弊必至於此。明李空同李于鱗輩。一字一句。必規倣漢魏三唐。甚至有竄易古人詩文一二十字。卽名爲己作者。此與蘇綽等亦何以異。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簡之詩。亦不免有此病。則拘拘於格律之失也。

李太白或以爲隴西人。或以爲蜀人。或以爲山東人。今以新舊唐書本傳及集中詩校之。云白十歲通詩書。旣長隱岷山。又爲益州長史蘇頲所禮。是白爲蜀人無疑。嗣後客任城。又與孔巢父等稱竹溪六逸。皆在山東。杜甫詩據見在而言。故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也。至隴西李氏之望。又非居地。李杜皆當稱拾遺。肅宗至德二年。拜甫爲左拾遺。代宗立。以左拾遺召白。而白已卒。若甫稱工部。則劍南

參幕日檢校之官。李稱翰林。則賀知章薦舉時供奉之署。皆非實職。故云當稱拾遺爲是。況皆朝廷之所授也。

宋朱嚴第三人及第。王禹偁贈詩曰。榜眼科名釋褐初。是宋人亦以第三人爲榜眼。

人之一生。皆從忙裏過却。試思百事忽忙。卽富貴有何趣味。故富貴而能閒者。上也。否則甯可不富貴。不可不閒。余在翰林日。冬仲大雪。忽同年張船山過訪。遂相與縱飲。興豪而酒少。因掃庭畔雪入酒足之。曾有句云。閒中富貴誰能有。白玉黃金合成酒。此閒中一重公案也。及自伊犂蒙恩赦歸。抵家日。偶賦一絕云。病餘纔得卸囊鞬。桃李迎門恍欲言。從此却營閒富貴。蝦蟇給麋鶴乘軒。蓋散人之樂。實有形神並釋。魂夢俱恬者。此又閒中公案之一重也。此詩偶忘編入集。附記于此。

陶彭澤詩。有化工氣象。餘則惟能描摹山水。刻畫風雲。如潘陸鮑左二謝等是矣。

臧洪之節。過於魯連。宏演之忠。逾於豫讓。高漸離之友誼。青萍子之後勁也。欒布之義烈。王叔治之先聲也。

姑蘇。姑胥。姑餘。皆一地也。蘇胥餘。並音同。淮南覽冥訓。軼鶡雞於姑餘。高誘注。姑餘。山名。在吳。

忠義奮發之語。有古今一致者。祖逖渡江。中流擊楫曰。祖逖不能淸中原而復反者。有如此江。宋岳飛傳。除荆南鄂州制置使。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然逖方披荆棘得河南數郡卽卒。而飛竟遏平襄鄧。翦滅湖湘諸賊。始朝服入朝。則忠義奮發雖同。而飛之才勇。又過於逖矣。

李愨之用元濟降將李祐。岳飛之用楊么賊黨黃佐。其用意並同。

飛後定謚忠武。見飛孫珂金陀粹編。其謚册引諸葛亮郭子儀二人皆謚忠武爲比。而宋史本傳不載。可云疎略矣。

邯鄲淳曹娥碑。見古文苑。文筆平實。不足以當黃絹幼婦外孫虀臼之譽也。蔡中郎郭有道碑。自言臨文無愧辭。今讀之絕無異人處。蓋東京文體之衰。此二篇又東漢之平平者。乃知向日盛傳此二碑。皆係耳食。爲古人所欺耳。余詠史詩云。不被古人瞞到底。曹娥碑與郭君碑。

關神武欲取秦宜祿妻。見蜀記。裴松之注三國志引之。近有一腐儒。必欲爲神武辯無此事。不知英雄好色。本屬尋常。不足爲神武諱也。

賦物詩貴在小中見大。前人詠簷馬詩五律下半云。當世正多事。吾曹方苦兵。那堪檐宇下。又作戰場聲。余近遊天台。自嵊縣陸行。坐竹兜甚適。亦有一律。下半云。半世皋比座。前塵使者軺。老夫雙繭足。曾走萬程遙。亦或庶幾乎。

左傳僖公十三年城濮之戰。傳言執宛春以怒楚。今廬州府志載宛春爲廬州人。不知何據。

七律之多。無有過於宋陸務觀者。次則本朝查愼行。陸詩善寫景。查詩善寫情。寫景故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寫情故宛轉關生。一唱三歎。蓋詩家之能事畢。而七律之能事亦畢矣。近日趙兵備翼亦擅此體。可爲陸查之亞。

中唐以後。小杜才識。亦非人所及。文章則有經濟。古近體詩則有氣勢。倘分其所長。亦足以了數子。宜其薄視元白諸人也。

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次則張燕公元道州。他若孫可之、李習之、皇甫持正。能爲文而不能爲詩。高岑王李李杜韋孟元白。能爲詩而不能爲文。卽有文。亦不及其詩。至詩及排偶文兼者。亦祇王楊盧駱及李玉溪五家。餘則蘇頲呂溫崔融李華李德裕等。文勝於詩。李嶠張九齡李益皮日休陸龜蒙等。詩勝於文。均不能兼擅也。宋代詩文兼擅。亦惟歐陽文忠公蘇文忠王荆公。南渡則朱文公。餘亦各有所長。不能兼美。

杜工部之於庾開府。李供奉之於謝宣城。可云神似。至謝庾。各有獨到處。李杜亦不能兼也。

宋初楊劉錢諸人學西崑而究不及西崑。歐陽永叔自言學昌黎。而究不及昌黎。王荆公亦言學子美。而究不及子美。蘇端明自言學劉夢得。而究亦不能過夢得。所謂棋輸先著也。

東漢人之學以鄭北海爲最。東漢人之文以孔北海爲最。東漢人之品以管北海爲最。

人才今古皆可。本無所不有。必視君相好尚所在。則人才亦趨集焉。漢尚經術。而儒流皆出於漢。唐尚詞章。而詩家皆出於唐。宋重理學。而理學皆出於宋。明重氣節。而氣節皆出於明。所謂下之化上。捷於影響也。

一代割據之主。皆有人才佐之。方足以倔強歲月。石趙之右侯。苻秦之王景畧。李蜀之范長生等。是矣。降

至唐末五代皆然。吳越之羅隱。荆南之梁震。馬氏之高郁。皆其人也。他若李密之用邴元眞。王世充之用段達。以迄張士誠之用黃蔡葉。雖欲不亡得乎。

秦三良魯兩生。以迄田橫島中之五百士。諸葛誕麾下之數百人。皆未竟其用而死。惜哉。

鵲巢避太歲。明有所燭也。拘儒避反支。識有所囿也。

徐知誥輔吳之初。年未強仕。以爲非老成不足壓衆。遂服藥變其鬚鬢。一日成霜。宋寇萊公急欲作相。其法亦然。余見近時公卿鬚鬢皓然。而百方覓藥以求其黑者。見又出二公下矣。袁大令枚有染鬚詩。余嘗戲之曰。公事事欲學香山。卽此一端。已斷不及。香山詩曰。白鬚人立月明中。又云。風光不稱白髭鬚。而公欲飾貌修容。是直陸展染鬚髮欲以媚側室耳。坐客皆大笑。

宋眞宗稱向敏中大耐官職。此言實可警熱中及浮躁者。蓋一切功名富貴。惟能耐。器始遠大。徐中書步雲召試得雋。意足至。方同客食牢丸。喜極。以牢丸覓口。半日不得口所在。人傳以爲笑。此卽不能耐故也。世語稱魏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及文帝得立。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不。毗歸告其女憲英。憲英以爲宜懼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是知倉猝中。最足以覘人氣局度量也。

屠刺史紳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數。卒以此得暴疾卒。余久之哭以詩曰。閒情究累韓光政。醇酒終傷魏信陵。蓋傷之也。

孫兵備星衍配王恭人。善詩。所著有長離閣集。兵備曾屬余爲之序。蓋余次子盼孫。曾聘恭人所生次女。

然兩家子女不久並殤。恭人亦年二十四卽卒。其閨房唱和詩雖半經兵備裁定。然其幽奇悄恍處。兵備亦不能爲。如青山獨歸處。花暗一層樓。一院露光團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此類數十聯。皆未經人道語。

新唐書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杜牧之詩所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者也。人遂傳貢荔枝自此始。不知非也。後漢書和帝紀云。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云。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云云。帝遂下詔敕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謝承後漢書所載亦同。是荔枝之貢。東漢初已然。不自唐始。亦不自貴妃始也。

李賢後漢書注引帝王世紀紂時傾宮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綾字始見此。說文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玉篇綾文繒也。蓋布帛之細者皆可名綾。今俗有綾布是也。

余里中有以酒食醉飽至成獄訟者。余戲贈以詩。內一聯云。內史獄詞由海蛤。培翁風病起江瑤。一時傳以爲工。

史記呂不韋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漢淮南王客亦八人。漢書所云八公者是。今考兩家賓客類皆割裂諸子。摭拾紀傳成書。秦以前古書亡佚既多。無從對勘。卽以今世所傳文子一書校之。遭其割截者十至七八。又故移徙前後倒亂次序。以掩飾一時耳目。而博取重資。故余詠史中有一篇云。著書空費萬黃金。剽竊根源尙可尋。呂覽淮南盡如此。兩家賓客太欺心。足見賓客之不足恃。古今一轍。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魏王泰著括地志等。盡然。李書篇以一手注文選。所以可貴也。

余自塞外還道出河南偃師聞吾友武大令億卒往哭之其子明經穆淳出謝並乞題數語於總帳以慰先人余卽作一聯云降年有永有不永廉吏可爲不可爲蓋大令諸兄皆老壽惟大令年未周甲也

青陽涂上舍國熙淮陰侯一詩頗有論古之識今錄之首建奇謀闢漢疆韓侯未肯負高皇不將十面收強楚終見三齊識假王相背君休思蒯徹存心誰復似張良臨風空灑英雄淚淮水淮山兩渺茫

寫景易寫情難寫情猶易寫性最難若全椒王文學薌詩二斷句直寫性者也呼奴具朝飧慰兒長途饑關心雨後寒試兒身上衣兒饑與兒寒重勞慈母心天地有寒燠母心隨時深實能逼出慈母心事

近人有白門莫愁湖詩英雄與兒女各自占千秋余以爲英雄兒女平分尚未公允曾口占一絕云神仙富貴分頭占一箇茅山一蔣山只有斯湖尚公道英雄兒女總相關蓋分言之不如渾言之耳

問君能有幾多愁却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李後主詞寫愁可謂至矣余最愛白門凌秀才霄秦淮春漲詩云春情從此如春水傍著欄干日夜生寫情亦可云獨到二君皆借春水以喻然一覺傷心欲絕一覺逸興遄飛則二君之所遇然也

蟬曳殘聲過別枝實屬體物之妙余又見殘聲未到別枝而半道復爲雀所食者雀嗉中尚若音響曾作哺蟬行云一蟬響一枝十蟬響十柯閒開四面窗蟬響何其多餘聲尚未到別樹黃雀突來將汝哺微蟲雖小響未沈倘向黃雀喉中尋亦可見天地閒景物無所不有苦吟者亦描寫不盡耳

左傳蔡哀侯見息嬀弗賓又云楚子元欲蠱文夫人及子元反自鄭遂處王宮曰弗賓曰欲蠱蓋皆色之

招釁也。今漢水入江處。有桃花夫人廟。相傳卽息夫人。余嘗題一絕云。空將妾貌比花妍。石上桃花色可憐。何似望夫山上石。不回頭已一千年。弔之。亦原之耳。

詩序言江漢之女。被文王之化。有不爲強暴所汚者。足知遇強暴而不汚。惟第一等烈女子能之。若息嬀之遇楚文。高澄妻之値高洋。皆所云強暴之汚也。洋之禽獸行。固不足責。楚文能爲伐蔡復仇。似良心尙有未泯處。至子元盤之成與否。尙屬疑案。總之悲其遇可也。原其心亦可也。若元微之之崔氏。則失之於前。陸務觀之妻唐氏。則失之於後。又不可援息嬀之例。

女子不幸。則作秋胡之妻。樂羊之婦。然身可死。名不可沒也。若息嬀者。則又恨其名之傳耳。

如畫溪山。必須畫舫。乃稱平山堂之舫。不及西子湖。西子湖之舫。不及桃葉渡。至若山陰鏡湖之舟。雖船船皆畫。然正如薄笨之車。旋轉不便耳。

虎邱泛舟。以朱翠炫目勝。秦淮泛舟。以絲竹沸耳勝。平山堂泛舟。以園林池館稱心勝。若西子湖鑒湖。則以上三者。春秋佳日。時時有之。又加以山水清華。洞壑奇妙。風雲變化。烟雨迷離。覺可以娛心志悅耳目者。無逾此也。外如鴛鴦湖之百重楊柳。消夏灣之十里芙蕖。柳色花光。亦其次也。

余屢夢至一處。石厓陊削。門外有古澗。時濯足其中。遇有不稱心事。輒誦舊作二句云。久無胸次居公等。別有池臺寄夢中。亦指此也。

李青蓮之詩。佳處在不著紙。杜浣花之詩。佳處在力透紙背。韓昌黎之詩。佳處在字向紙上皆軒昂。

漢昭帝十四歲識上書人之詐。顯宗八歲辨奏牘之誣。皆所謂生而知之者。魏高貴鄉公亦然。特所遇不幸耳。

漢靈帝之不登高。晉惠帝之何不食肉糜。則眞下愚耳。然以惠帝之愚暗。而於嵇紹之死。則曰侍中血弗浣。成帝之啻蒙而以劉超鍾雅之遇害。則云還我侍中右衞。是知惟忠義可以感人。無智愚賢不肖之異。

蘇端明爲上淸宮碑。改作一事。不敢斥言。作一詩嫁名唐代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近時朱檢討彝尊因事斥出南書房。亦有一絕云。海內文章有定評。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二公意皆有所指。然非二公之才望學殖。亦不敢作此詩也。

歐陽公善詩。而不善評詩。如所推蘇子美梅聖俞。皆非冠絕一代之才。又自詡廬山高一篇。在公集中。亦屬中下。甚矣知人知己之難也。

歐陽公行人舉頭飛鳥驚七字。畢竟不凡。

幔亭張樂。豔說中秋。蘭亭賦詩。韻傳上巳。黃羅傳柑之在元夜。白衣送酒之屬重陽。以及曲江之三月三日。驪山之七月七夕。皆藉詩文得傳。他若盱江之五日。上河之淸明。又以圖繪益著文人筆墨。有益於良辰勝地如此。

明李空同王弇州。皆以長句得名。李之戰勝歸來血洗刀。白日不動靑天高。王之老夫興發不可删。大海

迴風生紫瀾皆屬歌行中傑作。

近時長沙張進士九徵吾鄉萬進士應磬才氣皆風發泉湧惜尚多浮響。

王新城尚書作聲調譜然尚書生平所作七言歌行實受聲調之累唐宋名家大家均不若此。

甯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墮北風中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此宋末鄭所南思肖詩也讀之頑夫廉懦夫立志

言情之作至魂夢往來可云至矣潛山丁秀才鵬年又翻進一層云如何夢亦相逢少怕我傷心未肯來商太守盤秋霞曲楊戶部芳燦鳳林曲皆能敍小兒女情事宛轉關生然淋漓盡致中下語復極有分寸則商爲過之

詩人愛用六朝然能出新意者亦少惟陳布衣毅牛首山詩極爲警策云似愁人世興亡速不肯回頭望六朝

無錫一縣明及本朝進士第一凡三人而皆名皋正德九年唐皋曾寓居無錫萬歷二年孫繼皋今歲嘉慶六年辛酉恩科則顧皋不及二百年三人相繼魁天下而皆名皋亦異事也

詩人用意有不謀而合者宋陳子高詩云淚眼生憎好天氣離腸偏觸病心情而吾友汪助教端光云並無歧路傷離別正是華年算死生雖取徑各別而用意則同然二聯亦皆前人所未道也

王新城居易錄載鼎甲之衰未有如康熙丁丑者狀元李蟠以科場事流徙奉天榜眼嚴虞惇以子弟中

式降調。探花姜宸英。亦以科場事牽涉。卒於請室。余謂康熙癸未亦然。狀元王式丹。以江南科場事牽涉。卒於非所。榜眼趙晉。以辛卯江南主試賄賂狼藉。爲巡撫張伯行參奏伏法。探花錢名世。則以年羹堯黨。世宗憲皇帝特書名教罪人四字賜之。乾隆乙未科一甲三人亦不利。狀元王錫麟。探花沈清藻。皆及第後未一年卽卒。榜眼汪鏞。以臚傳不到。未受職。先以罰俸。官編修幾三十年。垂老始改御史。

高東井孝廉。高才不遇。所作詩亦時有憤時嫉俗之語。嘗記其觀劇一絕云。曲江宴上探花回。試窘師門却費才。端莫輕他由竇客。許多卿相此中來。

李太白詩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長風沙今在安慶府懷寧縣。卽石牌灣也。宋史周湛傳。爲江淮發運使。上言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千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爲利。水經注。江水徑長風山南。得長風口江浦也。

錢唐門外卸蒲帆。小婢相扶上岸攙。一晌當風立無奈。夕陽紅透紫羅衫。此余癸巳年初到西湖作也。不復存稿。戊午冬。乞假歸。薄遊湖上。於何春渚徵君扇頭見之。

羅世材。湖北人。成嘉慶四年進士。距鄉舉時。已十一上春官矣。其題號舍詩曰。年年棄甲笑于思。依舊青鞋布襪來。三十三回燒畫燭。可知蠟淚已成堆。羅多髯。故以自嘲云。其房師潘學士世恩爲余言之。

章編修逌鴻。甲午江南解元也。是科余本擬第一人。房師以製藝中數語。恐犯磨勘。力言於主師。抑置副榜第一。而章遂首多士矣。章亦十一上春官。及入翰林。已爲余七科後輩。功名之遲速有定如此。康熙中。

粵東梁佩蘭亦十二上春官方得第然選庶吉士未及散館而卒古來才大難爲用杜工部詩也新唐書隱逸孫思邈傳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或卽工部語所本

李學士中簡在上書房最久諸皇子皆服其品學乾隆乙酉歲秋上偶以鳩喚雨命題試內廷諸翰林君詩最速成中一聯云愆陽猶可挽拙性本無他

應制應試皆例用八韻詩八韻詩於諸體中又若別成一格有作家而不能爲八韻詩者有八韻詩工而實非作家者如項郎中家達貴主事徵雖不以詩名家而八韻則極工項壬子年考差題爲王道如龍首得龍字五六云詎必全身現能令衆體從貴己酉年朝考題爲草色遙看近却無奇無字五六云綠歸行馬外青入濯龍無可云工矣吳祭酒錫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爲林表明霽色得寒字吳頸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時閱卷者爲大學士伯和珅忽大驚曰此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此斥落足見場屋中詩文卽字句亦須檢點

詩有自然超脫無不作富貴語而必非酸寒人所能到者馮相國英廉詠雪詩填平世上崎嶇路冷到人間富貴家畢尚書沅喜雨詩五更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之類是也

近人作金山詩五言以方上舍正澍萬古不知地全山如在舟二語爲最七言以童山人鈺重疊樓臺知地少奔騰江海覺天忙二語爲最

余有憶女紡孫詩云。不是阿耶偏愛汝。歸甯無母最傷心。及讀濬縣周大令遇渭詩。送女云來時有母去時無。則兩層并作一層。益覺沈痛。

商太守盤詩。似勝於袁大令枚。以新警而不佻也。

余頗不喜吾鄉邵山人長蘅詩。以其作意矜情。描頭畫脚。而又無眞性情與氣也。晚年入宋商邱幄幕。則復學步邯鄲。益不足觀。其散體文。亦惟有古人面目。苦無獨到處。

原壤狸首之歌。已開阮籍之先。賴聖人能捄正之耳。

靜者心多妙。體物之工。亦惟靜者能之。如柳柳州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李嘉祐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鹵莽人能體會及此否。

詩家例用倒句法。方覺奇峭生動。如韓之雉帶箭云。將軍大笑官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杜之冬狩行云。草中狐兎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使上下句各倒轉。則平率已甚。夫人能爲之。不必韓杜矣。

作牡丹詩。自不宜寒儉。卽如前人詩。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比體也。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諷諭體也。外如看到子孫能幾家。一生能得幾回看。皆於空處著筆。能實詮題面者。實少。若不得已求其次。則唐李山甫之數苞仙豔火中出。一片異香天上來。宋潘紫巖之一縷暗藏金世界。千重高擁玉樓臺。尙能形容盡致。余自少至今。牡丹詩不下數十首。然實詮題面者。亦殊不多。今略附數聯於後。辛酉年三月十五日在舍閒看牡丹詩。得天獨厚開盈尺。與月同圓到十分。壬子年京邸國花堂看牡丹詩。縱教風雨無寒

色。占得樓臺是此花。今歲培園看牡丹詩。十里散香蘇地脈。萬花低首避天文。又當晝乍舒千尺錦。殿春仍與十分香。及少日里中騰光館看牡丹詩。調脂金鼎儼同味。承露玉盤饒異香。與本日所作六首。不知可有一二語能彷彿花王體格否。

白牡丹詩。以唐韋端己入門惟覺一庭香。及開元明公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向月中看。爲最近人詩富貴叢中本色難。亦其次也。余昨在宣城章司訓珍席上詠白牡丹云。三霄雨露承青帝。一朶芬菲號素王。以花在泮池旁。或尙切題也。

紅牡丹詩。前人絕少。余前在同鄉劉宮贊種之席上賦牡丹詩。中二聯云。神仙隊裏仍耽酒。富貴叢中獨賜緋。影共朝霞相激射。情於紅袖最因依。僅敷衍題字。不能工也。

太倉王秀才芥子。有牡丹詩一聯云。相公自進姚黃種。妃子偏吟李白詩。爲一時所傳誦。然究傷纖巧。

北江詩話卷三

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譌。是謂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弨、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鄔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眞贋。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卽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

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也。南宋之詩。陸務觀大家也。

成親王工詩。年四十六。髮已半白。嘗有夜坐詩。曰。事繁書慰夜。心短睡辭人。

詩人之工。未有不自識字讀書始者。卽以唐初四子論。年僅弱冠。而所作孔子廟碑。近日淹雅之士。有半不知其所出者。他可類推矣。以韓文公之頫視一切。而必諄諄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工部。詩家宗匠也。亦曰讀書難字過。可知讀書又必自識字始矣。弄璧宰相。伏獵侍郎。不聞有詩文傳世。職是故耳。近時士大夫。亦有讀鍼灸之灸爲炙。草菅之菅爲管。呼金日磾万俟卨一如本字者。則弄璧伏獵。又可以分謗

矣。

吾鄉有進士起家現居要地者。人乞其一札爲寒士先導。用晉書劉宏傳。得劉公一紙書。勝於十部從事語。此君復械云。劉公何人。現居何職。乞開示。以便往拜。人傳以爲口實云。

人但知陶淵明詩一味眞淳。不塡故實。而以爲作詩可不讀書。不知淵明所著聖賢羣輔錄等。又考訂精詳。一字不苟也。

道家之有眞實本領者。釋氏不能學。道家之祖尙元虛者。釋氏始竊其緒餘以名於世。大抵釋氏書之精。皆莊列之緒餘也。其至粗如道在屎橛等。釋氏亦竊之。南宋儒者。似又竊釋氏緒餘。此卽莊子所謂每況愈下也。

李白扶風豪士歌。在吳中所作。非贈人也。涇縣舊志以爲贈縣人萬巨所作。鑿矣。

今時學者讀斷爛朝報。卽以爲通曉世事。讀高頭講章。卽以爲沈酣經籍。何與昔人之知今知古異乎。

詩句限年。往往成讖。袁大令枚丁酉元日詩。不賀賓朋先自賀。堂前九十四齡親。然太夫人卽於是年棄養。朱學士筠辛丑歲自福建學使任滿歸。歲朝作詩。有五十三年律漸工句。果於是年下世。乾隆中皇五子□□王。亦最工詩。於謝世之前。賦元日詩云。三十九年蒙豢養。亦不久奄忽。三詩並出無心。又並作於元日。並成詩讖。可云異矣。

余最愛明張夢晉一絕云。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且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淸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謂有

思之惘惘盡而不盡之致。近時桐城方世泰。亦有二語云。稱心一日足千古。高會百年能幾回。便稍覺直致。然亦似劍南集中語。

詩詞之界甚嚴。北宋人之詞。類可入詩。以清新雅正故也。南宋人之詩。類可入詞。以流豔巧側故也。至元而詩與詞更無別矣。此虞伯生吳淵穎諸人所以可貴也。

李明經御。字琴夫。詩有奇氣。京口詞人之冠也。嘗見其讀戰國策書後九首之一云。解紛如解玉連環。一笑飄然東海還。世上共求天下士。不知東海在人閒。

今歲二月中遊天台。獨未及訪銅壺滴漏。以爲歉事。秋杪。以事至焦山。張司馬鉉自京口攜其台蕩黃山詩。屬爲訂定。內有越山至銅壺滴漏處一篇云。俯觀繩繫背。側立僕持踵。頗能繪涉險情事。又云。佛以四海水入山一毛孔。雖用釋典。亦與此題確稱。張娶詩人鮑海門女。字莅香。亦能詩。有送外遊黃山台蕩一律。頗工。張答之曰。粗成唱和今生願。小證烟波夙世緣。前余在京師。鮑郎中之鍾。屢誇其三妹皆工詩。余未之信。今莅香卽其第二妹也。

司馬從弟上舍鋆。工近體詩。畫青綠山水。殊有元人筆法。曾作萬里荷戈圖見贈。余寄以二詩。末一首云。荷戈人在夕陽邊。宛馬如龍不著鞭。欲貌鴻濛萬年雪。別施輕粉寫祁連。上舍時時誦之。

焦山後有松寥二小山。境極幽邃。鷹鵰鼃獺。遂各據其一。今一山峯頂盡白。蓋鷹糞所積也。余守風山後。曾久憩於此。偶得句。鷹同獺占東西嶺。浪與人爭出沒舟。荒寒奇險之景。或亦遊焦山者所未及道耳。

太倉蘇加玉茂才遊山詩亦頗刻畫盡致如遊黃山朱砂菴至文殊院詩云抱崖十指牢垂巖一足剩屈膝磨過腹縮項低觸脛遊山實有此境辛酉冬余過太倉飲汪庶子學金家三日無日不與茂才偕飲量甚豪一如其詩

今人以餤字爲俗並附會云唐劉夢得作九日詩不敢用餤字此說未確方言餌謂之餤廣雅餤餌也惟說文不收此字徐鉉新附始有之然詩人所用字豈能盡出說文耶北史蘇綽傳謠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啾餤未好是六朝時歌謠已用餤字矣

吾鄉乾隆壬戌乙丑二科皆得鼎甲二人壬戌榜眼楊述曾探花湯大紳乙丑狀元錢維城榜眼莊存與是也然宋時亦有之熙寧癸丑省元邵剛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是矣此條周密齊東野語亦載之

萬青閣偶談載一甲三人同時皆至八座惟康熙癸丑狀元韓菼爲禮書榜眼王鴻緒爲戶書探花徐秉義爲吏侍今考乾隆乙丑亦同狀元錢維城刑侍贈尚書榜眼莊存與禮侍探花王際華戶書亦皆同時又皆曾直南書房皆曾爲會試總裁似又過癸丑矣

槐廳載筆載兄弟同時爲主考尚漏吾鄉莊少宗伯存與修撰培因皆乾隆丙子一典試浙江皆一典試福建皆道出里門不二年又皆視學一直隸無錫秦編修泉弟編修潮皆乾隆癸卯一典河南一典陝西若父子同時爲考官者大學士劉統勳主考順天其子編修墉主考廣西皆乾隆丙子及吾鄉劉冢宰綸主考順天其子編修躍雲主考山東皆乾隆庚寅也

池北偶談載順治戊戌一甲三人常熟孫承恩鹽城孫一致全椒吳國對皆江南人己亥一甲三人亦皆江南徐元文華亦祥葉方藹也至乾隆庚戌一甲三人亦皆江南吳縣石韞玉青陽王宗誠與亮吉是也下科始分江蘇安徽爲二是科特旨命無錫嵇文恭璜赴禮部恩榮宴會後同年與同鄉後進三人皆接坐禮部堂上則又戊戌己亥所不能及信乎壽考作人之化所致也

殿試卷例以前十本進呈惟乾隆庚辰年秦尚書蕙田等以十本外尚有佳卷特旨許以十二本進呈是科十四名以前並入翰林洵屬異數至乙卯年恩科大學士伯和珅讀卷以無佳策止取八本呈覽然是科一甲有兩盛事狀元王以銜即本科會元王以鋙胞弟探花潘世璜又前科狀元潘世恩從兄也

本朝一百餘年湖南士子成進士未有入進呈十本中者有之自乾隆庚辰今劉參相權之始劉爲二甲第四實十本中第七也

蹔嘉慶乙丑劉充殿試讀卷官而狀元探花皆在湖南矣狀元彭浚探花何凌漢

考宋淳熙丁未湖南亦最盛省元湯璹狀元王容皆長沙人見齊東野語

方上舍正澍有過瓦官寺詩曰廢苑苔生天子筆寺舊有梁武帝題額荒街春繡地丁花歎其屬對之工然亦有所本唐人詩云牀頭兩甕地黃酒架上一封天子書語亦生隋可喜乃知方詩又本於此也

宋蘇子容詩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亦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徹繞殿中央蓋唐宋時宣麻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今殿試臚傳日鴻臚寺官立殿下唱第引聲亦甚長唱一甲三人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必移時始畢蓋古法也又一甲三人唱名至三次亦寓愼重之意

又俗語爲狀元獨占鼇頭。語非盡無稽。臚傳畢。贊禮官引東班狀元。西班榜眼二人。前趨至殿陛下。迎殿試榜。抵陛。則狀元稍前。進立中陛石上。石正中鐫升龍及巨鼇。蓋警蹕出入所由。卽古所謂螭頭矣。俗語所本以此。榜亭出一甲三人隨之。由午門正中而出。蓋親王宰相。亦無此異數。大學士嵇文恭公嘗笑語余曰。某爲宰相十年。不及一日之新進云。

作詩造句難。造字更難。若造境造意。則非大家不能。近日順德黎明經簡。頗擅此長。惜年甫四十而卒。然所存諸詩。尚足以睥睨一世。

唐少府軼華居中河橋側。余未出塾。卽與訂交。倜儻有俠氣。洸瀰簿尉。非其志也。今寄居皖公山左。余遊匡廬。曾便道訪之。爲題柱帖云。看山蹤跡吾還健。入世心期爾最先。蓋總角時第一相識也。

作富貴語。不必金玉珠寶也。如夜深斜搭秋千索。樓閣冥濛細雨中。及夜深臺殿月高低。僅寫雨及月。而富貴氣象宛然。然尚有臺殿樓閣字也。溫八叉詩云。隔竹見籠疑有鶴。捲簾看畫靜無人。韋端己詩。銀燭樹前長似晝。露桃花裏不知秋。第二等人家。卽無此氣象。近人詩。則天氣新涼人好睡。闌干閒在月明中。及路暗迷人百種花。亦是。余前有送春詩云。三面水亭簾不捲。百花香裏度殘春。又初夏云。居然一服清涼散。不啖荷珠卽露珠。正不必用八寶丹。自爾不寒儉也。

杜工部之救房琯。則生平許身稷契之一念誤之也。李供奉之知郭子儀。則生平慕魯仲連一流人之識廓之也。韓吏部之折王庭湊。則生平諫佛骨及不好神仙之定見致之也。能諫佛骨。卽能驅鰐魚。能驅鰐

魚。卽能折王庭湊。故余嘗有詠史詩曰。異類強藩盡低首。王庭湊與鰐魚同。

古人事皆有本。明宣德時芳草鬬雞缸。卽仿漢時春草雞翹織刺以爲之者。史游急就篇。春草雞翹鳧翁濯。顏師古注云。春草象其初生纖麗之狀也。雞翹雞尾之曲垂者。言織刺爲春草雞翹之形。一曰染衣色似之。蓋漢儒施於絹素者。明則用之於磁器耳。

御覽引春秋考異郵云。戴紝出蠶期起。詩正義引里語云。促織鳴。懶婦驚。正可相對。古人重女工。故蟲鳥亦皆以紝織爲名。巧婦布母女鷗工雀名義並同。

王文簡詩律體勝於古體。五七言絕句。又勝於五七律。余最愛其國士橋一篇云。國士橋邊水千秋恨不窮。如聞柱厲叔死報莒敖公。蠟磯夫人祠一篇云。霸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莽蕭蕭。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以爲此非詩人之詩。可與知人論世矣。

余最喜宋魏野上寇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夫萊公以崛起爲宰執。歷朝未久。而云無地起樓臺。世尙傳其淸節。今吾鄉劉文定公官卿相者三十年。其子今少司馬躍雲繼之。父子服官於朝。至七十年之久。而家無一畝之宮。半頃之地。可云淸矣。昨聞少司馬以年過七十。與休歸里。余憂其棲止無地也。先寄以詩曰。此福眞難及。君恩賜鑒湖。乍看拋笏冕。才敢憶蓴鱸。卿相兩傳久。田廬一寸無。誰將去官日。淸節繪成圖。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吳門汪布衣緄。字墨莊。少工詩。所遇輒不偶。近歲自都中攜貴人書謁揚州都轉。都轉甚禮之。復爲友人

所譏。卒無所得。寄食於江上舍潘家。江亦赤貧之士也。聞余至揚。偕江來訪。因同至傍花村看菊。坐半。江代吟其少日詩曰。斟酌橋西舊酒樓。樓中夜夜唱涼州。棗花簾外初圓月。一度銷魂便白頭。余爲之擊節。以爲不減明張夢晉高樓明月清歌夜一絕。明日因攜之謁揚州太守伊君秉綬。屬爲之地。太守亦極賞此詩。酒閒。汪又誦其一聯云。古原牛嚙新生草。小院蜂攢乍放花。亦南宋詩之佳者。

廬山周圍五百里。界九江南康饒州三府境。其雄偉奇秀。非霍山及衡嶽可比。又實居江漢之衝。不知當時何以不作南嶽。余遊廬山詩。有云。天風一回盪。大氣自蟠礴。南瞻隘衡湘。北望小灊霍。稽首告上眞。茲當作南嶽。非於匡君貢諛。乃紀實耳。

古人之名。有必不可與之爭者。卽或名槩古人。亦須俟後人論定而軒輊之。當吾身則不可。嘗見岳州岳陽樓詩榜有二。東則孟襄陽。西則杜浣花。餘人不敢參也。前有妄人官是郡者。別作一榜。以己所作。與杜孟鼎足焉。甫去任。人卽撤之。此與古人爭名之過也。采石太白樓。亦最爲東南勝景。余少時卽見神龕旁有柱帖云。我輩到來惟飲酒。先生在上莫題詩。三十年復過此。則柱榜易矣。詢之。則近日貲郎守是郡者所爲。吁可云不自量矣。

桐城潘君恂。宰陽湖日。勤於吏治。每值冬夜三鼓。必親巡坊市。稽察非常。余友人楊繼曾。自親串家醉歸。適值之。楊本龍城書院肄業諸生。有文譽。潘平時亦賞之。姑貸其過。命作飲酒犯夜賦。以酒人犯法欲闖城門爲韻。限辰刻至縣交卷。楊素工帖括。不嫻詞賦。窘極。四鼓走訪余館中。長跽乞憐。余不得已。披衣起。

爲代作破曙甫畢猶記末一聯云倘思玉汝於成一篇之誥原在不畏金吾之戒三章之法何存潘君極賞之井贈金以歸

今關神武廟徧海內然柱帖絕少佳者余少時曾代人作二聯云一樣英雄感騅逝千秋家國尙鵑啼又云左傳癖應開杜預季興功足抵岑彭近遊三天洞道出孫家埠里人方新神廟乞作一柱聯長句余爲題云稍緩須臾市歲卽元稱章武庶幾夙夜一篇亦志在春秋

前人詩云老健方知妒婦賢亦有所本北史隋獨孤后傳后性尤妒忌崩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至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則知妒婦亦有可取者然若魏孝文幽后齊馮淑妃等身不正而復妒則又獨孤后之罪人矣

同年李賡芸字許齋才學兼茂以二甲第二人成進士以爲必預館選然是科一甲三人皆江南人故李遂以知縣卽用余送之出都詩末云郎官改祕閣此例亦有舊二十有七人（是科入官者二十七人）待子成列宿後李以循吏著聲今見官浙江嘉興府太守而黃主事鉞遂以能書被薦入懋勤殿未幾對品改贊善擢中允竟符列宿之數

今世士惟務作詩而不喜涉學逮世故日膠性靈日退遂皆有江淹才盡之譏矣北齊書孫搴傳刑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豈今之不務讀書者胸次皆有孫搴三千精騎耶

錢州倅坫工篆書然自負不凡嘗刊一石章云斯冰之後直至小生余嘗戲之曰是何足道張景仁淺陋

下才。尙作蒼頡以來一人。斯冰上視蒼公。卑卑不足道耳。蓋北齊書儒林傳。景仁以侍書致位通顯。遂除侍中。封建安王。故李百藥云。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蓋譏之也。

詩除三百篇外。卽古詩十九首。亦時有化工之筆。卽如青青河畔草。及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後人詠草詩有能及之者否。次則池塘生春草。春草碧色。尙有自然之致。又次則王胄之春草無人隨意綠。可稱佳句。至唐白傅之草綠裙腰一道斜。鄭都官之香輪莫礙青青草。則纖巧而俗矣。孰謂詩不以時代降耶。

詞臣掌誥册。固屬佳選。然亦隨時代爲榮辱。唐賈至世撰傳位册。詞林以爲美談。蜀李昊世修降表。則世以爲口實矣。昊雖才不逮至。然亦可悲其遇也。

袁大令枚詩。有失之淫豔者。然如春花不紅不如草。少年不美不如老。亦殊有齊梁閒歌曲遺意。又粵中苗歌云。胡蝶思花不思草。郎思情妹不思家。詞雖俚。而亦有古意。不可以苗歌忽之。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死生之際。亦天良激發之時。宋陸務觀。近時吳偉業。皆詩中大作家也。陸臨終詩云。死去應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人悲之。人復敬之。吳臨終塡賀新涼一闋。其下半闋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閒偸活。艾灸眉頭瓜嚆鼻。此事終當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便一錢不直何須說。人世事。幾圓缺。人悲之。人無惜之者。則名義之繫人。豈不重乎。若謝康樂臨命詩。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是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則非由衷之談。世亦不能爲所欺也。最下則范蔚宗之雖無嵇生琴。差有夏侯色。則未死之際。已爲其甥所嘲。益不足言

矣。

余有論詩絕句二十篇。中一首云。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識力齊。山下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又辛酉年至太倉。過吳祭酒故居一律云。寂寞城南土一抔。野梅零落水雲愁。生無木石塡滄海。死有祠堂傍弇州。同谷七歌才愈老。秣陵一曲淚俱流。興亡忍話前朝事。江總歸來已白頭。亦悲之也。以江總倣之。才品適合。

西施古皆以爲吳王美女。獨司馬彪莊子注以爲夏姬。馮夷古皆以爲河伯。獨彪注述舊說。以爲呂公子之妻。狙公古皆以爲老狙及狙之長者。獨彪注以爲典狙之官。彪魏晉閒博識大儒。必有所本。非苟爲異說者。

吾鄉雲車。相傳爲隋司徒陳杲仁守城時所製。不知卽古雲梯遺制也。墨子公輸班爲雲梯。淮南兵略訓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高誘注。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今吾鄉雲車。高亦與雉堞齊。惟古法以數十人推挽而前。今則以有力者一人肩之。爲不同耳。

英雄好色。奸雄反可以不好色。英雄好色者。所謂不修小節。如關長生之欲娶秦宜祿妻。李西平之欲挈西川妓歸。及郭汾陽韓蘄王常開平等皆是也。奸雄反可以不好色者。蓋別有大志。轉不以聲色爲意。如褚淵遣侍山陰公主。備見逼迫。卒不及亂。相傳明趙文華爲諸生時。館一富家。其夫已歿。妻甚少。慕趙風格。夜半叩門。趙詢知爲主人妻。堅不啓。明早托故辭館出。不與人言也。後淵轉以此爲世主所重。趙亦以

此爲里鄙所推。安知二人不卽以此爲盜名地耶。若王莽之買婢。詐云贈後將軍朱子元。隋煬之屏斥姬侍。獨與蕭后共處。則又強制之力。不久卽敗露也。

郭象莊子注。是猶對牛鼓簧耳。今人云對牛彈琴。或本於此。

亡息肯矜紅粉豔。避秦祇覺白衣尊。從舅氏蔣侍御和甯少日詠白桃花詩也。春風似翦頻煩削。秋露如珠不敢零。舅氏詠方竹詩也。均有巧思。

瓜洲東北七十年前。又漲一新洲。長廣四十里。土人名翠屏洲。洲上桃花極多。三月中。在焦公山望之。爛如錦繡。故又名桃花洲。王秀才豫。洲上詩人也。曾乞余作桃花洲歌。秀才與阮侍郎元。秦京兆瀛。交最密。所著種竹軒詩集。京兆爲之序。

今人以九江郡西琵琶洲。謂得名於白傅爲江州司馬時。聽商婦琵琶於此。因號琵琶洲。不知非也。水經注。江水下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灣。考其道里。正在潯陽境內。則琵琶之名久矣。

北江詩話卷四

詩人不可無品。至大節所在。更不可虧。杜工部、韓吏部、白少傅、司空工部、韓兵部、上矣。李太白之於永王璘已難爲諱。又次則王摩詰。再次則柳子厚、劉夢得。又次則元微之。最下則鄭廣文。若宋之問、沈佺期。尙不在此數。至王楊盧駱及崔國輔溫飛卿等。不過輕薄之尤。喪檢則有之。失節則未也。

昨歲遊廬山。憩於同年九江太守方君體官廨數日。廨後卽庾公樓。太守以柱榜見屬。余爲篆一聯云。半壁江山眞劇郡。一樓風月幾傳人。太守首肯。然頗嫌劇郡二字非古。余舉三國志王觀傳示之。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時觀爲涿郡守。遂上言以涿郡爲外劇。始折服也。唐楊倞荀子注云。劇囂煩也。是魏時之劇中平。卽今之衝煩疲難所本。

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乾隆中葉後。四庫館開。而其風益盛。然此體唐宋已有之。段成式酉陽雜俎詭習內。載有官楷手書。沈括筆談云。三館楷書。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是矣。竊以謂此種楷法。在書手則可。士大夫亦從而效之。何耶。本朝若沈文恪姜西溟諸人之在聖祖時。查詹事汪中允陳弈禧之在世宗時。張文敏汪文端之在高宗時。庶幾卓爾不羣矣。至若梁文定彭文勤之楷法。則又昔人所云堆墨書也。

本朝册封使至安南琉球等國。海船中例載漆棺。以備不虞。棺上必釘銀牌十數枚。鐫曰天使某人之柩。

蓋預防危險時。天使卽朝衣冠臥棺內。至船將覆。則棺外已施釘。令其隨流漂沒。海船過而見之。或鉤取上船。至內地。則告於有司。以還其家。必釘銀牌者。所以犒水手。無此。則恐見亦不撈取也。然事亦有所本。宋天聖中。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於虜中。虜中無棺槨。輿至范陽方斂。自是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爲例。事亦見筆談。

昔人笑馮道忘攜兎園册子。然兎園册子。畢竟是唐及五代時習尙。若今日之習尙。吾見其龍頭雜事而已矣。又考兎園册子雖不傳。大要是類書之淺近者。雖不及歐陽詢虞世南徐堅之詳審。要亦其次也。蓋初唐人撰集。定無不舉來歷及自作聰明之弊。勝今日之錦字箋廣事類賦遠矣。唐人及北宋人著書。皆有法度。故白六帖既遠勝孔六帖。廣事類賦去吳淑事類賦。則又不可以道里計矣。

唐宋詩人永年者殊少。杜甫年五十九。李白年六十餘。王維年六十一。韓愈年五十七。孟浩然傳云年四十始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今考張九齡以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作相。王維始從濟州參軍擢右拾遺。是浩然遊京師。當在開元二十二年以後。至開元末。浩然已卒。是年亦不出五十。高適傳言五十始爲詩。其卒在永泰元年。年當在七十左右。白居易年七十五。宋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皆六十六。至南宋則詩人老壽者多。陸務觀年八十六。楊廷秀年八十三。范成大年七十。尤袤年七十。

袁大令枚自作生輓詩。雖極曠達。然尙不如豸青山人李鍇二語。蓋其胸次之高。悟道之早。又非大令所能及。其句云。定知無物還天地。何不將身占水雲。

余家藏古鏡極多。海馬蒲桃。至十餘面。相傳皆漢時物也。六朝鏡亦四五內有二面。形質極薄。而彫鏤甚工。疑皆宮禁中所用殉葬。其一背銘云。天上見長。心思君王。一背銘云。久不見侍前稀。君行卒。我安歸。篆法工整。語亦悽豔。余在貴州。曾以天上見長鏡作消寒會詩題。亦曾以課多士。

倪進士模。居望江之大雷岸。余遊匡山回。阻風華陽鎮。因徒步二十里訪之。其讀書草堂。距家三里。正面建德諸山。屋旁即雷港也。余以二水山房顏之。草堂後小閣七間。積書至五萬卷。金石千餘卷。平生嗜古錢。撰泉譜四卷。極爲精審。時阻雨留三宿乃去。談次出其懷人詩三十首。乞爲點定。詩非所長。蓋學人之餘事耳。

趙州師道南。今望江令師範之子也。生有異才。年未三十卒。其遺詩名天愚集。頗有新意。五言如海霞明雁路。松日淡僧衣。一庭如野闊。雙鶴並人長。均係未經人道者。時趙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即伏地嘔血死。人染其氣。亦無不立殞者。道南賦鼠死行一篇。奇險怪偉。爲集中之冠。不數日。道南亦即以怪鼠死。奇矣。

九江府署。後距城。有樓三楹。人傳爲晉庾亮與殷浩等登眺之所。不知非也。亮鎮荊州時。治所實在今湖北武昌縣。土人名爲小武昌。以別于今武昌府在江之北。樓正面江。故名南樓。若九江府在江南。有樓面江。乃北樓耳。何得云亮與浩等所登乎。余同年方太守體。以爲亮弟翼鎮江州時所築樓近之。余有庾樓詩一篇云。吳楚山川此上遊。茲樓剛對武昌樓。南來傑閣推章郡。東下雄藩是石頭。頻歲舳艫趨海道。全

家棣萼領江州憑闌一望眞無際千點飛帆雜渚鷗蓋訂向來之誤也文選注以此爲盜口南樓

廬山甲于東南然最勝者則文殊臺之陋佛手巖之奇黃龍寺之古樹開先寺之飛瀑可稱四絕

楊兵備煒少余三歲與其從兄大令倫皆童年舊交也以戊戌庶常起家官至南昌太守公事去官復緣衡工例需次道員今已發廣東到日卽署肇羅道矣其自嘲一首余極愛其頸聯云舊叨甲第登瀛選新署頭銜納粟官洵紀實也

章炯績溪人詩酷嗜昌谷己所作亦有神似者如娉婷鬼女夜行役漆燈照見雙履跡土花蝕面不分明猶帶生前小桃色年甫三十卒信乎其爲鬼才也

江上舍藩寓居江都實旌德人也爲惠定宇徵君再傳弟子學有師法作小詩亦工其過畢弇山宮保墓道詩曰公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隱然自具身分余識上舍已二十年惜其爲饑寒所迫學不能進也

孟東野詩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非世路之窄心地之窄也卽十字而跼天蹐地之形已畢露紙上矣杜牧之詩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非天下之寬胸次之寬也卽十字而幕天席地之槩已畢露紙上矣一號爲詩囚一目爲詩豪有以哉

我未成名君未嫁同傷淪落也爾得老成余白首同悲老大也用意不同而寄慨則一

馬融西第頌陸游南園記事甚相類文人稱頌時宰功德卽杜工部韓吏部亦不免何況明吳與弼諸人

乎。腕可斷。文不可作。眞高人一籌者矣。

粉白黛綠。古人皆言粉白黛黑。楚辭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張揖郭璞並云。靚粉白黛黑也。靚與艷同。玉篇廣韻並云。艷艷青黑色。

李善文選注。成於唐顯慶三年。而三都賦。皆標題云劉淵林注。恐係後人追改。蜀都賦注。引管子曰。四民雜處。卽改民作人。豈其避太宗諱而不避高祖諱者乎。

黔中田教諭鈞。能詩。嘗記其題桃花源圖一律。內頸聯云。青隴人耕無稅地。紅燈兒讀未燒書。頗有新意。乙卯八月初三日。十三府教官錄科到者四人。都匀縣訓導殷象賢。南籠府訓導吳永輔。安順府訓導鄧成洛。平越府訓導冉奇瑜。試以論語題文一首。秋海棠詩八韻。吳永輔殷象賢詩並可擅場。吳詩云。無枝憑鳥宿。有葉庇蟲啾。殷詩云。浣露香彌潔。經風膩欲流。一枝酣午夢。數朶媚晴秋。二人皆已酉拔貢生。詩筆清新。亦田教諭之亞也。

五丈原在郿縣西南。與岐山縣接界。原平如掌。余癸卯歲。訪莊大令炘於郿縣。曾騎馬徧歷之。原盡處有諸葛忠武祠三楹。以漢前將軍關神武配。祠已荒圮。余有長句紀遊。末云。回風蕭蕭馬蹄起。如掌原平三十里。是也。丙寅三月。余在宣城。忽有主簿郭蘭芬投謁。自云岐山人。并言縣人已重新五丈原諸葛忠武祠。乞作一詩以刊祠壁。余爲賦一律云。五丈原高氣杳冥。三分國勢費調停。地形縱復輸中夏。天象居然見大星。丙魏尙慙眞宰相。孫曹同媿小朝廷。茫茫川阜仍如昔。渭水蒼涼太乙青。郭本縣學生。亦頗能詩。

惜到任未半歲卽卒。

僧果仲詠王昭君詩。和戎原漢策。遣妾亦君情。論斷平允。可以正前人漢恩自淺胡自深諸句之失。

贈人詩能確切不移。則雖應世之篇。亦卽可以傳世。乾隆中。宜興湯侍御先甲。以建言爲上所知。旋卽擢鴻臚卿。王太守嵩高。時在揚州安定書院。代山長劉侍講星煒贈詩云。海內共傳眞御史。殿中新拜大鴻臚。人以爲稱題。乾隆末葉。蒙古伍彌泰。以西安將軍入爲協辦大學士。旋卽正揆席。孫兵備星衍。乞萬進士應馨代作一詩賀之。內云。唐代中書多節度。漢家丞相卽將軍。伍讀之亦擊節。憶乙卯冬。余以黔中使竣入都。時畢尙書沅。在辰陽籌餉。邀留數日。出其所定靈巖山館集屬題。官移一嶽。卽編一集。蓋尙書自陝西河南擢督湖廣。旋降撫山東。不久仍復舊。尙書一生愛才如命。使節所歷。五嶽又皆在部中。故余詩中一聯云。諸生並致層霄上。五嶽分標各卷中。前客河南撫署。亦有贈尙書詩曰。管下名山皆有嶽。座中奇士盡談經。時邵學士晉涵。孫兵備星衍。錢州判坫。及余皆在幕中耳。余遊太山。日晚薄醉。歷山澗中。忽得一詩云。朱顏壯士慘西日。白髮女史悲餘春。鬼桃初花怪鴟集。神幄半燼妖狐蹲。此時此景不沈醉。豈待三尺蓬嵩墳。讀之覺有鬼氣。須臾以醇酒沃之。

李善注思舊賦。引文士傳云。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曰。已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嘆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又引嵇康別傳曰。袁左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據二書。則太平引廣陵散。當係二曲。康臨刑所彈者太平引。而又憶及廣陵散也。故余詠史詩曰。交苦

不擇人。巽穢籍猖獗。太平與廣陵。二曲一時絕。

李善注文選。雖止究音訓。然亦閒正文義。如江淹恨賦。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善注云。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好奇。故互文以見義耳。然實亦不然。漢書揚雄傳。彖泣雷厲。既可云彖泣。卽可云危涕。字書亦云彖疾也。又昔人云心膽俱墜。則墜心亦無不可。蓋江氏雖好奇。而亦無礙義訓也。

王昭君賜單于一事。琴操之言。最得其實。云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是昭君之行。蓋由自請而西京雜記妄以爲事由毛延壽。說最鄙陋。而世俗信之。何耶。余曾有一絕正之云。奇童請尺組。奇女請和戎。莫信無稽說。妍媸出畫工。

莊刺史炘。余僚壻也。長余十歲。壬辰夏。始訂交於寧國試院之青雲樓。刺史博學能文。生平慕王深甯品學。輯其遺文。多至數卷。亦可見其勤矣。尤篤於友誼。余遣戍。道出邠州。刺史正官其地。固留二日。瀕行。稱貸贈贐。余到戍百日。曾兩得刺史書。以文與可戒蘇和仲詩相勗。所謂北客若來休問訊。西湖雖好莫題詩。是也。余至今感之。今歲客宛陵。偶登祐聖閣。望青雲樓。有懷刺史一律云。五千里外談遊迹。三十年來歎離羣。卽指訂交之始言之。

余在黔中。與彭廷棟花連布兩軍門交最厚。後二君皆進勦銅仁苗匪。先後死國事。彭死正大營。而花之死尤烈。其諭祭碑文。余在翰林時所製。敍死節事頗詳。亦藉以報知己也。平時飲量尤洪。至數斗不亂。在

軍營時。余曾作平苗凱歌十章。寄福文襄相國。內一首云。出險方看建鼓旗。居然絳灌列偏裨。前軍早報花連布。已解長圍入永綏。其才勇可知。

唐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然燭之用蠟。究不知起於何時。楚辭云。蘭膏明燭華容備。文子曰。膏燭以明自銷。史記曰。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是古燭炬之外。或亦以膏爲之。亦稱爲脂燭是矣。桓譚新論。燈中脂炷。燋禿將滅。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足。正義引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卽此。大抵古人之燭。或用麻。或用木蓼。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並無所謂蠟燭。潛夫論遏利篇。始有脂蠟明燈之語。三國以後。方屢見於書。晉書及世說。石崇及石季龍。皆以蠟燭炊。又晉書周顗傳。顗弟嵩。以蠟燭投顗。後魏書世祖南伐。劉義恭獻蠟燭。至齊梁閒。幷有詠蠟燭詩。合此數事觀之。蠟燭容起於東漢以後。詩人之詩。固不必責以考據也。說文亦無蠟字。玉篇廣韻。蠟、蜜滓也。西京雜記。雖有閩越王獻高帝蜜燭事。然雜記所言。本非可據。又按南粵王趙佗傳。祇言獻桂蠹一器。應劭注云。桂蠹、中蝎蟲也。桂蠹係可食之物。故小顏云。此蟲食蓼。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西京雜記之蜜燭。蓋因桂蠹而附會耳。然亦可知蠟燭之制。必起於粵中。以其地有蜜滓也。

鍾會遺榮賦。潘岳閒居賦。似乎能不汲汲於仕宦矣。然實皆中躁而外恬。心競而迹讓。非僅不能欺人。亦並不能自欺也。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忘世之侶。其天機活潑如此。卽陳風詩人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之遺意也。南登

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憫時之儔。其情致纏綿若此。卽周南詩人陟彼高岡。我馬元黃之遺意也。余故謂魏晉人詩。去三百篇未遠。

牛女七月七夕相會。雖始見於風俗通。至曹植九詠注。始明言牽牛爲夫。織女爲婦。自此以後。遂皆以爲口實矣。近時沈文慤德潛七夕感事一篇。極自然。亦極大方。其一聯云。只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蓋沈時悼亡期近故也。近時七夕詩。遂無有過此者。卽沈全集中詩。亦無過此二語者。

今人云。凡食鼈者。不得復食莧。蓋莧能生鼈。二者同食。恐於腹中作蠱耳。古食禁方卽有之。淮南畢萬術。亦云青泥殺鼈。得莧復生。可證。又畢萬術云。燒龜致鼈。許愼注云。取龜燒之。鼈自至。試之亦殊驗。

余友黃文學肇書。平生事事謹飭。卽作家書寄兒子。亦必閉門具草。竟日方竣。其生徒常笑之。然作家書本最難。魏文帝典論。亦引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余常以此觀親戚朋友。其家書之簡淨明晰。詞約而理足者。必善爲文者也。

詩各有所長。卽唐宋大家。亦不能諸體並美。每見今之工律詩者。必強爲歌行古詩。以掩其短。其工古體者。亦然。是謂舍其所長。用其所短。心未嘗不欲突過名家大家。而卒至於不能成家者此也。

高青邱詩。高華而未沈實。則年限之也。李空同詩。蒼莽而未變化。則意氣之虛憍害之也。大抵兩家詩。可以不觀全集。唯膾炙人口者佳耳。

詩人所遊覽之地。與詩境相肖者。惟大小謝。溫台諸山。雄奇深厚。大謝詩境似之。宣歙諸山。淸遠綿渺。小

謝詩境似之。

遊山詩能以一二句檃括一山者最寡。孟東野南山詩云。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可云善狀終南山矣。近日畢尚書沅登華山云。三峯三霄通。一嶽一石作。余丙午歲遊嵩高山云。四面各萬里。茲山天當中。或庶幾可步武東野。

顧甯人詩有金石氣。吳野人詩有薑桂氣。同時名輩雖多。皆未能臻此境也。

王文簡之學古人也。略得其神。而不能遺貌。沈文慤之學古人也。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

用前人名句入詩。昉于元遺山。而成于王文簡。然必不得已則用其全句可也。若王文簡用杜詩。意象慘淡經營中。而必改末一字爲成字。非湊韻則直欲掩其迹耳。點金成鐵。其能爲文簡解乎。

詩可以作。可以不作。則不作可也。陸劍南六十年間萬首詩。以爲貽誤後人不少。

吾鄉六逸詩。惟楊起文宗發。天分最高。故所爲詩亦度越流輩。錄其春日飲友人花下云。桃花始紅顏。李花已白首。鮑家復值湯惠休。千載風流一杯酒。綠烟滿堂吹不開。明月欲去花裴徊。人閒到底不能別。除是襄陽醉裏回。無意學太白。而神致似之。

言爲心聲。固也。然必謂製危苦之詞者。所遇必窘阨。作吉祥之語者。處境必豐腴。則亦不然。吾鄉楊孝廉印曾。及猶子上舍敦復。一生喜作金華殿中語。然孝廉一第後。卽客死於外。上舍則垂老不遇。並不免饑寒。則又事之不可解者。

劉明經大猷。工制舉業。窮老不遇而卒。人不知其能詩也。嘗讀其臨安懷古二十截句。多未經人道語。如岳忠武墓云。地下若逢于少保。南朝天子竟生還。可云警策。凡作一事。古人皆務實。今人皆務名。即如繪畫家。唐以前無不繪故事。所以著勸懲而昭美惡。意至善也。自董巨荆關出。而始以山水爲工矣。降至倪黃。而并以筆墨超脫。擺脫畦徑爲工矣。求其能繪故事者。十不得三四也。而人又皆鄙之。以爲不能與工山水者並論。豈非久久而離其宗乎。即詩何獨不然。魏晉以前。除友朋贈答山水眺遊外。亦皆喜詠事實。如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以迄諸葛亮梁父吟。曹植三良詩等是矣。至唐以後。而始爲偶成漫興之詩。連篇接牘。有至累十累百不止者。此與繪事家之工山水何異。縱極天下之工。能借之以垂勸戒否耶。是則觀於詩畫兩門。而古今之升降可知矣。

錢閣學載詠丁香詩云。曉風纓絡索垂地。細雨玉玲瓏倚天。頗極體物之工。

詠物詩有實賦者。近人詠臙脂云。南朝有井君王入。北地無山婦女愁等是也。有虛摹者。全椒張明經龍光應試詠艾人云。抱病七年嘗憶爾。多情五日又逢君等皆是。

或曰。今之稱詩者。衆矣。當具何手眼觀之。余曰。除二種詩不看。詩即少矣。假王孟詩不看。假蘇詩不看。是也。何則。今之心地明了。而邊幅稍狹者。必學假王孟。質性開敏。而才氣稍裕者。必學假蘇詩。若言詩能不犯此二者。則必另具手眼。自寫性情矣。是又余所急欲觀者也。

詩有俚語而可傳者。江寧燕秀才南山句云。神仙怪底飛行速。天上程途不拐彎。思之却有至理。

嚴侍讀長明詩致清遠善能借古人意境轉進一層記其在秦中消寒四集同詠蠟梅句云幾時過小雪一樹恰斜陽可云工巧然生平不能造意造句是以尚難方駕古人

吾友孫君星衍工六書篆籀之學其爲詩似青蓮昌谷亦足絕人然性情甚癖其客陝西巡撫畢公使署也嘗眷一伶郭芍藥者留之宿至夜半伶忽啼泣求歸時戟轅已鎖孫不得已接長梯百尺自高垣度出之爲邏者所獲白于節使節使詢知其故急命釋之若惟恐孫之知也後酒閒淩肆益甚同幕者不勝其忿爲公檄逐之檄中有目無前輩淩轢同人諸語節使見而手裂之更延孫別館有加禮焉時程編修晉芳以貧病乞假詣西安節使虛上室迎之未數日卽病節使率姬侍爲料理湯藥不歸寢者旬日及卒凡附身附棺之具節使及余輩皆躬親之不假手僕隸也一日兩舉哀官吏來弔者竟忘程爲客死矣槻歸日復以三千金恤其遺孤時言舍人朝標投節使一詩曰任昉全家欣有托禰衡一個儘容狂洵實錄也孫後以乾隆丁未第二人及第自編修改部今官山東督糧道

謝元暉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宣城圖經及方志藝文載此詩土人遂以金陵東十里新林浦板橋當之不知非也景定建康志板橋在江寧縣城南三十里新林橋在城西南十五里金陵故事晉伐吳丞相張悌死之悌家在板橋西揚州記金陵南沿江有新林橋卽梁武帝敗齊師之處新林板橋皆沿江津渡之所元暉自都下赴宣城故先經新林後向板橋也詩首二句卽云江路西南永歸舟東北鶩是矣若今宣城東新林浦板橋距江甚遠何得云天際歸舟雲中江樹乎圖經方志誤認之宣城三字卽以爲

二地皆在宣城。非也。李太白詩。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元暉難再得。釃酒氣塡膺。卽指謝此詩而言。

揚州舊城有文選樓。土人相傳以爲梁昭明撰文選之處。不知非也。昭明未嘗至揚州。蓋實隋曹憲注文選之樓。李善卽憲弟子。亦州人也。余曾有詩正之。曰。隋唐開選學。曹李卽名家。一代人材盛。玆樓歲月賒。戶通金屈戌。城傍玉鉤斜。借問今時彥。何人擅五車。

北江詩話卷五

李太白詩不特天才卓越。卽引用故實。亦皆領異標新。如蓬萊文章建安骨。後漢書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是白所言蓬萊文章。卽東觀文章也。俠客行。鄲邯先震驚。邯鄲古未有倒言鄲邯者。然張晏漢書注。邯山在邯鄲縣東城下。單盡也。是鄲邯先震驚爲盡邯山之地皆震驚耳。白詩不肯作常語如此。他若行路難、上雲樂等樂府。皆非讀破萬卷者。不能爲也。

乾隆中葉以後。士大夫之詩。世共推袁王蔣趙矣。然其詩雖各有所長。亦各有流弊。好之者、或謂突過前哲。而不滿之者。又皆退有後言。平心論之。四家之傳及傳之久與否。亦均未可定。若不屑於傳與不傳。而決其必可不朽者。其惟錢、施、錢、任乎。宗伯載之詩精深。太僕朝幹之詩古茂。通副澧之詩高超。侍御大椿之詩淒麗。其故當又求之於性情學識品格之閒。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論也。今四家俱在。試合袁蔣等四家並觀之。吾知必有以鄙言爲然者矣。太僕詩以四言五言爲最。次則歌行。卽近體亦別出杼軸。迥不猶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品也。五言哭亡婦云。白水貧家味。紅羅舊日衣。七言志感云。委蛇歲月羞言祿。寂寞功名稱不才。何婉而多風若此。侍御于三禮最深。所著深衣考等。禮家皆奉爲矩度。故其詩亦長於考證。集中金石及題畫諸長篇是也。然終不以學問掩其性情。故詩人學人。可以並擅其美。猶記其送

友一聯云。無言便是別時淚。小坐強於去後書。情至之語。余時時喜誦之。

本朝文教覃敷。卽異域人亦皆工于聲律。余嘗見滇中土司李鴻齡詩。幾欲俯首至地。鴻齡雖寄居蒙自。實緬甸國人。五言歌行。時有奇趣。近體則倜儻風流。幾欲合方城玉谿爲一手。與粵東之黎洵。可稱勁敵。誰謂九州之外。六經之表。無奇桀儁偉之士乎。

余嘗讀魏書崔浩傳。而歎其學識迥非代朔諸臣所能冀及。然至于殊死者。史家以爲非毀佛法所致。豈其然哉。蓋其人事事欲見己之長。遂事事若形人之短耳。其論王猛、慕容恪、劉裕。可云當矣。余卽以此論浩。曰若崔浩之達識。魏太武之苟彧也。以浩觀之。而高允爲不可及矣。余嘗有詠史樂府論浩、允云。臣才區區勞獎識。清河司徒臣不及。蓋謂此也。

近時詩之能學盧玉川者。無過江甯周幔亭。有詠僕夢魘詩云。被我一聲噉。跌碎夢滿地。可謂奇而入理矣。次則上虞張上舍鳳翔。其詠西瓜燈云。藍團盧杞臉。醉刻月支頭。

杜工部詩。赤岸水與銀河通。前人卽以在今江甯六合縣者當之。郭璞江賦。所云鼓洪濤於赤岸。李善文選注。赤岸在廣陵輿縣是也。余以爲雖詩人放筆所及。固不可以道里繩之。然地勢畢竟太迥遠。水經注。河水下引。孝經援神契曰。河者上應天漢。西京雜記亦有河水上通天河之說。則此赤岸當以在黃河者爲是。今考水經注。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卽河夾岸。下引秦州記。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云云。是赤岸在枹罕縣矣。上距河源甚近。當卽工部詩所云與銀河通者也。

詩奇而入理。乃謂之奇。若奇而不入理。非奇也。盧玉川李昌谷之詩。可云奇而不入理者矣。詩之奇而入理者。其惟岑嘉州乎。如遊終南山詩。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峯。東望紫閣雲。西入白閣松。余嘗以乙巳春夏之際。獨遊南山紫白二閣。遇急雨。回憩草堂寺。時原空如沸。山勢欲頹。急雨劈門。怒雷奔谷。而後知岑詩之奇矣。又嘗以己未冬杪。謫戍出關。祁連雪山。日在馬首。又晝夜行戈壁中。沙石嚇人。沒及髁膝。而後知岑詩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之奇而實確也。大抵讀古人之詩。又必身親其地。身歷其險。而後知心驚魄動者。實由於耳聞目見得之。非妄語也。

北史盧思道傳。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余嘗有詩曰。劉松製碑銘。思道難了了。思道既讀書。爲文松不曉。信知學益人。飢者待之飽。明明愚與智。一日互顛倒。詞章尚如此。何況窮理道。百事且勿營。扃門讀書蚤。蓋觀思道之言。而益知孫搴之妄矣。李謐傳。少師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與此同。

體物之工。後人未有及前人者。卽如漢唐以來。詠蘭詩亦至多矣。而楚辭九歌。以二語括之曰。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分襲予。祇八字而色香味並到。詠橘詩亦多矣。而九章之橘頌。以十四字括之曰。曾枝剡葉。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祇四語。而枝葉蒂榦。花實形狀。采色並出。後人從何處著筆耶。

唐書白居易傳。嘗與胡果、吉旼、鄭據、劉眞、盧眞、張渾、狄兼謨、盧貢、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按居易集中。亦歷述九人官爵里居姓字。以年齒爲序。蓋事實仿於後魏中書令高允之徵士頌。歷載

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元子眞等三十四人。而各係以頌。其前後當亦以年爲次。吾鄉莊氏南華九老會。其附入者。又二十一人。石門君之孫徵君宇逵。亦各爲頌以繫之。亦仿允之例也。余曾爲作序。見集中。杜工部之在嚴鄭公幕府也。所作詩。與鄭公不同。杜牧之之在牛奇章幕府也。所作詩。與奇章公不同。歐陽文忠公之在錢思公幕府也。思公學西崑。而文忠則學杜。陸渭南之在范石湖幕府也。石湖主清新。而渭南則主沈鬱。故能各自名家。并拔戟自成一隊。卽明沈明臣徐渭之在胡梅林幕府。梅林雖不作詩。然二君亦皆能各極所長。雖督府嚴重。尙各有脫略儀檢。不可一世之槩。惟吾鄉邵山人長蘅。初所作詩。旣描摩盛唐。苦無獨到。及一入宋商邱幕府。則又亦步亦趨。不能守其故我矣。人或以其名重。尙豔而稱之。吾以爲其品旣不及前脩。則其詩亦更容論定也。

唐杜光庭爲道士。撰集諸道經。多以己說參之。俗語稱杜撰。或以爲卽始于此。非也。顏氏家訓雜藝篇。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爲所誤。考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序。又作隸書賦云。假託許愼。頗乖經據。實則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云云。余意杜撰二字。蓋出于此。然兩人皆姓杜。又同爲道士。又皆工作僞。可怪也。余嘗有消夏十絕句。其一云。有鵝欲換書。甯取羲之媚。不學兩道流。後先工作僞。

岳陽樓望洞庭湖詩。少陵一篇尙矣。次則劉長卿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余以爲在孟襄陽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二語之上。通首亦較孟詩遒勁。

余昨過錢清鎮。有閨閣詩人孫口。欲執贄門下。余婉辭卻之。然閱其所作中。有詠夕陽一律。其頸聯云。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居然唐賢興到之作。余歎賞久之。以爲可以配王曉月也。

高麗使臣朴齊家工詩及畫。其入貢也。慕中國士大夫。每有一面。輒作見懷詩一章。多至五十餘首。可謂好事矣。按朴本吳越著姓。東國通鑒云。新羅景明王七年。吳越國文士朴嚴。投高麗爲春部少卿。吳任臣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亦云。天寶十六年。我國文士朴嚴之裔。自唐末至今已八九百年。尚爲其國文學侍從之臣。世澤可云長矣。

文宋瑞有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詩。黃粱得失俱成幻。五十年前元未生。蓋是時信國正五十也。與阿文成五十自壽詩。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人。二公之詩。不謀適合。均不愧英奇本色。

李昌谷酒酣喝月使倒行。語奇矣。而理解不足。若宋遺民鄭所南翻海洗青天句。則語至奇而理亦至足。遂爲古今奇語之冠。

陳明經增。甯人。束髮卽有詩名。然屢試不第。人以三十老明經目之。余識之於江陰官廨。出近作就正。因決其必當遠到。其詩尤工七言。如雜興云。未開桃李村無色。來話桑麻客有情。齋居云。騎月雨從春後積。出山雲在樹頭濃。閨意云。紅樓日晚愁多少。翠被春寒夢有無。牡丹云。一尺梳鬟爭玉面。千金論價買春風。其詩篋十六篇。學司空表聖體。亦有新意。

年家子管學洛。工制舉業。四十不售。遂入貲爲郎。然詩與詞皆工。實爲後來之秀。記其雨中牡丹四絕。末

一首云。小窗燈影照無眠。簷漏聲聲欲曙天。更比落紅還可惜。倚闌人不似當年。可云丰神絕世。其賀新涼詞中數語云。恨不奮身千載上。趁古人未說吾先說。亦有新意。

唐有兩李龜年。一在僖宗時。見五代史南詔蠻下云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云云。是李龜年。又唐之宗室也。

詩之遇合。有得之于柱帖者。吾鄉錢侍講名世。未遇時。留滯京邸。歲除。幾無以爲生。時新城王文簡官刑部尚書。素好士。錢不得已。以春帖子干之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文簡大契之。周卹甚至。并爲延譽。錢不久遂登上第。

乾隆閒。丹徒鮑山人皋旅客維陽。時博陵尹少宰會一以前巡撫視鹺邗上。方抵任。商人浼山人爲聽事柱聯。山人書十六字云。淮海維揚。貢金三品。文武吉甫。爲憲萬邦。少宰一見。賞歎欲絕。知爲山人所作。遂延入爲上客。山人一生溫飽。皆十六字之力也。

徐凝廬山瀑布詩。終古長如匹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以爲惡詩是矣。然東坡詩。如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曉日挂銅鉦。諸聯。獨非惡詩乎。且非獨此也。銅鉦又屬湊韻。嘗有友人子以詩見示。筆甚清肥。卷中忽以銅鉦二字代曉日。予曾諭之曰。東坡此種最不可學。今用庚字韻。故曰銅鉦。若元字韻則必曰銅盆。寒字韻則必曰銅盤。歌字韻則必曰銅鍋矣。坐客皆失笑。韓退之縞帶銀杯。亦同此例。

里中楊氏。自前明至國朝。科第不絕。土人傳爲旗竿里楊氏。是也。其子弟會文之所。曰騰光館。饒有泉石

之勝。凡外人預斯會。得雋者又數十人。余童年亦預焉。然楊氏子弟。工制藝者極多。若以詩名者。惟上舍元錫爲最。所著有攬煇閣集。歌行尤擅場。五七言律詩。亦豪宕自喜。五言如狂名千載後。心事一杯中。幾人能小住。終歲爲誰忙。萬瓦露華白。一窗燈影紅。七言如論才直欲兒文舉。罵坐猶能弟灌夫。雲泥可隔交終淺。蕉鹿相尋夢或眞。屋漏牆圮云。難使壁如司馬立。竟無垣與段干踰。皆戛戛獨造。非尋行數墨者所能到也。

秋試揭曉。順天江南類皆在重九前後。揚州申副憲 官京師日。重九日同人集黑窰廠。登高賦詩云。古來重九西風冷。明日長安落葉多。蓋是年以初十日揭曉也。人傳誦以爲工。今歲余偶在里中。重九前同人日日讌集。聞江甯當以初七日揭曉。亦賦一詩云。回風已墮千林葉。冒雨誰登九日樓。皆借落葉以喻報罷之人。惟此回揭曉在重九前。情事又不同耳。

余督學貴州日。曾兩值鄉試。甲寅乙卯是也。先期卽拔取十三府諸生之能文者。聚貴山書院中。院中生徒有額缺。余捐廉俸爲廣額數十名。科歲兩試。皆先期于五月前抵省。五月一日試諸生。頭場準例四書文三首。詩八韻。以一日夜爲限。二三場亦然。余亦宿書院中。俟諸生交卷畢。始歸。六月一日。則試二場。七月一日。則試三場。時總憲馮公光熊。方撫黔中。與余尤相契。每書院扃試日。亦分派文武員弁巡邏。以防傳遞。余又苦黔中無書。先令人于江浙購買十四經。二十二史。資治通鑑。通典。通考。以及文選。文苑英華。玉海等書。貯書院中。令諸生尋誦博覽。試三場日。并明諭諸生曰。所問策皆在此數部中。諸生能各尋原

委。條析以對。卽屬佳士。不必束書不觀也。後張吉士本枝、胡吏部萬青等。會試皆以對策獲雋。卽其效矣。貴州中額祇四十名。甲寅科肄業書院者中至二十四名。乙卯科復中至二十七名。可云多矣。任滿日。督撫例以學臣賢否具摺入奏。時督臣爲大學士福康安。撫臣卽總憲。卽以此具奏。爲學臣課士之效。丙辰召見時。復蒙純皇帝垂詢及之。亦異數也。試後。余輒令院中生徒。錄闈藝送署中。爲決去取。頗復不爽。乙卯歲。銅仁苗匪滋事。督撫並在軍營代辦。監臨者爲鍾祥賀方伯長庚。是科余決院中生徒中式者。當有八人。塡榜日自第六名起至四十名止。所擬者僅得五人。方伯好立異同。不待塡榜竟。卽笑向余曰。使者此次決科。當有一二名遺漏矣。余亦笑應之曰。且待塡畢。再議。及書五魁竟。則黃生鶴魁多士。張生本枝第二。胡生萬青第四。八人者竟無一不售。方伯忽大驚曰。何術之神若此。余曰。此易曉耳。順天江浙大省。積卷至萬餘。可中可不中之卷又多。故難預定。若貴州則入試者僅三千人。其科歲試皆在三名以前者。平日能文可知。所懼者八韻詩。五道策。或抬頭不諳禁例。及有平仄失粘等病耳。余皆束之于書院中。一月數課。課藝或皆面指其得失。則以上諸病。漸可以除。闈藝又復過人。甯有不售之理耶。諸公皆悅服而散。

古詩青青河畔草一篇。連用疊字。蓋本于離騷九章之悲回風。

離騷以後。學騷者。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王逸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騷。以絕調難學也。陶淵明以後。學陶者。韋應物柳宗元以迄蘇軾、陳無己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陶。亦以絕調難學也。庾信哀江南賦。

無意學騷。亦無一類騷。而轉似騷。王維、裴迪輞川諸作。元結舂陵篇及浯溪等詩。無意學陶。亦無一類陶。而轉似陶。則又當于神明中求之耳。

說苑。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榜人擁楫而歌。鄂君舉繡被而覆之云云。此鄂君當亦以封于鄂得名。按史記楚世家。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乃立其中子紅爲鄂王。世家蓋據世本。是鄂之名已久。卽楚辭乘鄂渚而反顧。亦當在鄂君之前。而地理書乃云鄂渚以鄂君得名。其誤已不足辯矣。余戊辰年江行。曾有一絕正之曰。楚詞鄂渚由來舊。轉說嘉名肇鄂君。一等荒唐不須述。朝爲行雨暮行雲。

江夏縣有邵陵王廟。祀梁邵陵王綸。香火尙盛。余亦以詩正之云。一閒茅屋荆昭廟。卻有層臺祀此王。不敢更將碑石讀。傷心韋粲死靑塘。

自黃州至漢陽。江岸南北。名山極多。然山名大半起唐宋時。非禹貢山川。及漢書地理志等之舊也。如大別小別等山。誤始于唐李吉甫。內方山。壺頭山。烏林峯等。誤始于宋樂史。漢川之赤壁山。誤亦始于吉甫。黃岡縣之赤壁山。本名赤鼻山。誤始于宋蘇軾。他若武昌縣亦有西塞山。通城縣有鷄籠山。皆非舊地。蓋辯之不勝辯矣。大別小別等考在文集中。江行抵黃州。亦有一絕云。坡老尙難知赤壁。路人更莫指烏林。惟餘鮑照書臺在。風月千年是賞心。蓋謂此也。

劉長卿。開寶進士。全唐詩編在李杜以前。蓋計其年代。實與王孟同時。然詩體格旣殊。用意亦迥別。前人以長卿冠大歷十子。蓋以詩境而論。實異于開寶諸公耳。卽如同一謫官也。摩詰則云。執政方持法。明君

無此心不特善則歸君。亦可云婉而多風矣。若文房之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則直云。此去播遷明主意。白雲何事欲相留。殊傷于婞直也。孟浩然之不才明主棄。亦同此病。宜其見斥于盛世哉。劉孟之不及王。亦以此。

有心作衰颯之詩。白香山是也。如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夫年始三十九。何便至歲暮日斜。此有心作衰颯之詩也。若無心作衰颯之詩。則亦非佳兆。如顧況之老夫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柳宗元之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等詩。是矣。余友黃君仲則。方盛年。忽作一詩云。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余竊憂之。果及中歲而卒。余六十後。忽以不獲已事。重赴漢江。將歸。同人餞于黃鶴樓江岸。以爲不更能作楚遊矣。余故反其意作留別一首云。未覺山公興便頹。殘年短景苦相催。瀕行不與仙人別。此世偏應一再來。或亦自相慰藉之語耳。

武昌魚雖多而味稍薄。卽以鱘黃魚而論。產關以東者爲最。次則東南沿海。若武昌所產。則味鮮而實薄矣。惟槎頭鰡及鱖花。則洞庭湖者爲最。其次則武昌黃州一帶江水中。余自九江泝流至漢陽。日市此二魚自給。飽飯後。輒誦唐張志和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詞。爲之神往。

唐崔塗詩。曹疇尙不能容物。黃祖何因解愛才。前人每以此二語爲禰正平一生定論矣。殊不知非也。知正平者。孔北海以外。惟祖一人。觀其謂惟處士能道祖意中語。則非不知己可知。其子又能使賦鸚鵡。則賞音復在一家。是已後正平之不得其死。實自取之。若以春秋誅意之法斷之。則殺正平者。仍屬曹疇。非

黃祖也。曹瞞不肯居殺士之名。故送之劉表。表名列頭廚。又漢末之好名者。故又轉而至黃祖耳。即以三國鼎峙之主而論。諸毛繞涿。便已殺身。謂蜀先主能容之乎。張子布之積薪。虞仲翔之遠謫。倘歸之孫討虜。謂討虜能容之乎。是正平之殺身。本由素定。黃祖特不幸居殺正平之名耳。余前有詩云。狂生不殺示有容。磨刀仍復及孔融。非刻論矣。昨過鸚鵡洲有感。又賦一絕云。一杯酹爾楚江干。雪涕臨風感萬端。不解愛才仍嫁禍。平心黃祖勝曹瞞。願與論世者更決之。其次則杜拾遺之于嚴武。亦正平之往事也。雲溪友議、以爲武欲殺杜甫。冠鉤于簾者三。其母徒跣救之。始免。李白之蜀道難。爲房琯杜甫而作也。事雖不可盡據。然觀其贈甫詩。莫倚善題鸚鵡賦一語。則已兆殺機矣。甫之得免禍。亦幸已哉。平心論之。對其子孫。斥名其祖父。事本難堪。即以此殺身。亦非盡嚴武之過也。

潘安仁之斥孫秀微時。蘇子瞻之揚章惇陰事。亦皆致禍之道。不可爲法。

康熙中葉。大僚中稱詩者。王宋齊名。宋開府江南。遂有漁洋綿津合刻。相傳趙秋谷宮贊罷官南遊。過吳門。宋倒屣迎之。以合刻見貽。趙歸寓後。書一柬復宋云。謹登漁洋詩鈔。綿津詩謹璧。宋銜之刺骨。時王已爲大司寇。宋便中以千金貽之。欲王賦一詩。作王宋齊名之證。王貽以一絕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此詩不錄集中。見盧運使見曾所輯山左詩鈔。若平心論之。趙固傷輕薄。然宋豈止不及王。亦并不及秋谷也。至吾鄉邵山人長蘅所作詩序。實係阿私所好。不足爲據。余過黃州日。憶及此事。亦曾賦詩云。百年誰續雪堂遊。苦竹寒蘆起暮愁。畢竟後來才士少。詩名數

到宋黃州未知諸君子以其言爲諦否。

北江詩話卷六

開寶諸賢七律。以王右丞李東川爲正宗。右丞之精深華妙。東川之清麗典則。皆非他人所及。然門徑始開。尙未極其變也。至大歷十數子。對偶始參以活句。盡變化錯綜之妙。如盧綸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劉長卿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劉禹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白居易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鶴背覓長生。開後人多少法門。卽以七律論。究當以此種爲法。不必高談崔顥之黃鶴樓、李白之鳳皇臺、及杜甫之秋興、詠懷、古跡諸什也。若許渾趙嘏而後。則又惟講琢句。不復有此風格矣。

七律至唐末造。惟羅昭諫最感慨蒼涼。沈鬱頓挫。實可以遠紹浣花。近儷玉谿。蓋由其人品之高。見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次則韓致堯之沈麗。司空表聖之超脫。眞有念念不忘君國之思。孰云吟詠不以性情爲主哉。若吳子華之悲壯。韋端己之凄豔。則又其次也。

皮陸詩能寫景物。而無性情。又在唐彥謙、崔塗、李山甫諸人之下。

韋端己秦中吟諸樂府。學白樂天而未到。聞再幸梁洋。過揚州謁蔣帝廟諸篇。學李義山溫方城而未到。然亦唐末一巨手也。

王建、張籍以樂府名。然七律亦有人所不能及處。建之贈閻少保云。問事愛知天寶日。識人皆在武皇前。

華清宮感舊云。輦前片照羅衣淚。馬上風吹蠟炬灰。籍之贈梅處士云。講易自傳新注義。題詩不署舊官名。寒食內宴云。瑞煙深處開三殿。春雨微時引百官。皆莊雅可誦。

圖經。馮夷、華陰潼關里人也。服食成水仙。爲河伯。今考王充論衡。夏桀無道。費昌問馮夷云云。是馮夷尙屬夏末時人。然山海經已有馮夷之都。馮冰同則與夏時馮夷又屬兩人。地書又云。河伯馮夷者。本呂公子之妻。是河伯又屬女子。三人皆名馮夷。皆爲水仙。又皆作河伯。可異也。

同年秦觀察維嶽。壯歲悼亡。卽不置姬侍。雖官鹽筴。自奉一如諸生。詩不多作。然蹊徑迥殊。語語超脫。五言如泊舟江岸云。江渚魚爭釣。衡陽雁正回。七言如黃岡卽事云。新茶雀舌關心久。舊牘蠅頭信手鈔。他若勘災展賑諸作。則又仁人之言。語語自肺腑流出者矣。

昌黎詩有奇而太過者。如此日足可惜一篇內。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鬬龍。豈此時時門復有龍鬬耶。若僅用舊事。則窺字易作思字。或憶字爲得。

皇甫持正不長于詩。故評詩亦未甚確。卽如元次山詩文。皆別成片段。而持正乃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余頗不爲然。下云。長于指敍。始得次山梗概。蓋持正究長于評文。不長于論詩耳。

孟東野詩。篇篇皆似古樂府。不僅遊子唫、送韓愈從軍諸首已也。卽如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魏晉後卽無此等言語。他若昌黎南山詩。可云奇警極矣。而東野以二語敵之曰。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宜昌黎之一生低首也。次則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造語亦非他人所能到。

高常侍之于杜浣花。賀祕監之于李謫仙。張水部之于韓昌黎。始可謂之詩文知己。卽如水部祭韓公詩云。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亦惟此二語可該括韓公詩文。外若白太傅。何嘗不傾倒昌黎。然僅云。戶大嫌甜酒。才高厭小詩。而已。蓋韓白詩派不同。故所言止如此也。

李樊南之知杜舍人。亦非他人所及。所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謫仙獨到之處。工部不能道隻字。謫仙之于工部。亦然。退之獨到之處。白傅不能道隻字。退之之于白傅亦然。所謂可一不可兩也。外若沈之與宋。高之與岑。王之與孟。韋之與柳。溫之與李。張王之樂府。皮陸之聯吟。措詞命意不同而體格並同。所云笙磬同音也。唐初之四傑。大歷之十子。亦然。欲于李杜韓白之外求獨到。則次山之在天寶。昌谷之在元和。寥寥數子而已。詩文並可獨到。則昌黎而外。惟杜牧之一人。又有似同而實異者。燕許並名。而燕之詩勝于許。韋柳並名。而韋之文不如柳。溫李並名。而李之駢體文常勝于溫。此又同中之異也。詩與駢體文俱工。則燕公而外。唯王楊盧駱及義山五人。

杜工部盧玉川諸人工詩而不工文。皇甫持正孫可之諸人工文而不工詩。

元和長慶以來。詩人如白太傅杜舍人。皆有節槩。非同時輩流所及。其寄情聲色亦同。余昨有題琵琶亭二絕云。兒女英雄事總空。當時一樣淚珠紅。琵琶亭上無聲泣。便與唐衢哭不同。其二云。江州司馬宦中唐。誰似分司御史狂。同是才人感淪落。樊川亦賦杜秋娘。

武元衡沈詢皆死于非命。未死前一日。皆爲五言斷句。遂皆作詩讖。詢詩云。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

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果夫婦併命。元衡詩云。夜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果日未出而先隕。又何其奇也。較潘岳寄石崇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其驗尚在數年以後者。不爲異矣。汪文學璨、旌德人。隨父賈于泰州。遂寄居焉。雖賈而工詩。其弟秀才瓚受業于余。璨時以所作託瓚寄質。余心賞之。惜年未三十而卒。臨終屬其弟乞余爲作詩序。余憐而許之。猶憶其寄婦詩云。不知何處秋砧急。錯認山妻搗藥聲。春閨云。陌上小桃紅不了。可能開到婿歸時。蓋工于言情者。余序中以唐李觀爲比。李翺所云觀之文如此。官止于太子校書。年止于二十九。今璨功名止于上舍。生年亦止二十九。均可云才人命薄矣。弟瓚亦能詩。其寒食訪余里第。有句云。寒食連番雨。桃花到處村。

高侍郎迪以宮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二語買禍。至于殺身。不知迪詩實有所承。語意非創自迪也。唐王涯宮詞三十首之一云。白雪猧兒拂地行。慣眠紅毯不曾驚。深宮更有何人到。只曉金堦吠晚螢。詞意與迪詩略同。但較迪詩稍蘊藉耳。

隋文帝獨孤皇后以高熲呼之爲一婦人。遂銜恨刺骨。然唐太宗后長孫氏。亦開國皇后也。其病中諭太子。卽自稱一婦人。何度量之相越。一至此耶。卒之隋一傳而亡。唐延祚至四百年。亦未始不由于闈德矣。

古人卜葬。必先作買地券。或鐫于瓦石。或書作鐵券。蓋俗例如此。又必高估其值。多至千百萬。又必以天地日月爲證。殊爲可笑。然此風自漢晉時已有之。明嘉靖中。山陰縣民于本縣十七都地。掘得晉太康五年瓦券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邱。東極闕澤。西極南勝。南極北背。北極于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

畢日月爲質四時爲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蒯民有私約如律令後閱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縣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事在唐哀宗時則唐五代時土風尚然其錢數必如此者蓋不欲滿十萬或當時俗例然也不知此例自何代始止然今人于墓前列界石書四至尚本于此余爲山陰童鈺題楊紹買地蒯歌在集中

今人言一日十二時若古人止有十時左傳昭五年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是也今人推祿命者言八字若宋以前止有六字蓋第用年月日不取時也

甯國府圖經涇縣西五里有淳于棼故居云棼南齊明帝時爲相國嘗捨宅爲寺云云名勝志棼又作髡益非今考唐李公佐南柯記云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會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酒忤帥斥逐家居廣陵郡東十里當卽其人下云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云云無論公佐此傳皆屬寓言卽實有其人亦唐中葉人非南齊也又云官相國豈幻夢中位居台輔卽信以爲實耶圖經及方志蓋又因公佐所言而附會之地理家遂采爲名勝古蹟誤之誤矣

又涇縣名宦于三國吳時首列陳焦云生有善政死卽留葬桃花潭側宣德中縣志幷載焦葬後七日穿土化爲小兒坐于墓上久乃不見云云皆因吳志孫休傳于永安四年載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太平廣記再生部引五行志亦同二志並云安吳民則非涇縣宰可知方志之誣妄如此而人輒信之幷列于祀典何也

詩雖小道。然實足以覘國家氣運之衰旺。卽如五代晉時。馮道奉使契丹。高祖宴之于禁中。及使回。道賦詩云。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蓋是時燕雲十六州已割屬契丹。國勢奄奄。如日之垂暮。故雖宰相作詩。而氣象衰颯如此。至宋則不然。太祖太宗之世。宇內漸已削平。景物熙熙。已若日之初照。故李昉禁林春直詩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又昌陵挽詩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何等氣象。蓋同一宰相也。而吐屬不同如此。孰謂詩不隨氣運轉移乎。

謝靈運山居賦。李德裕平泉草木記。其川壑之美。卉木之奇。可云極一時之盛矣。然轉眼已不能有。尙不如申屠因樹之屋。泉明種柳之宅。轉得長子孫永年代也。蓋勝地園林。亦如名人書畫。過眼雲煙。未有百年不易主者。是知一賦一記。雖擅美古今。究與昭陵之以法書殉葬。元章之欲抱古帖自沈者。同一不達矣。

右北江詩話四卷。國朝洪亮吉撰。按先生字稚存。陽湖人。北江其號也。志行氣節。爲儒林引重。於經史註疏。說文地理。靡不參稽。鉤貫著撰等身。爲詩涉筆有奇氣。精思獨造。遠出恆情。仿康樂。仿杜陵。仿太白。仿楊誠齋。然實嘔心鏤腎。總不欲襲前人牙慧。迨荷戈萬里。奇氣噴薄而出。益如天馬行空。不可羈靮。賜環後。枕葄墳典。管領湖山。當時詞人。咸推祭酒。嘗見其小印。作曠代逸才四字。亦唯先生不愧此言。吳穀人駢體文續集墓表。江鄭堂漢學師承記。載其著述多至百十種。而均未及是書。道光戊申。始得詩船中丞刻本。特重付梓人。俾後來談藝者。有所矜式焉。先是。趙甌北撰七家詩話。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先生固止之。賦詩云。初白差難步後塵。又云。只我更饒懷古癖。溯源先欲到周秦。自註云。余亦作詩話第一卷。自屈宋起。見更生齋集。則先生之宗旨可知。然是書無論及靈均輩語。殆亦不無遺佚歟。又先生嘗賦論詩絕句。顧甯人吳野人共一首。王阮亭朱竹垞各一首。今讀是書。所論幾於疊矩重規。又如吳梅村、邵青門、沈歸愚、袁簡齋、蔣心餘、厲樊榭、孫淵如諸子。均有宋玉微詞。然俱精確不磨。固不同文人相輕積習。轉貽笑柄者。至自述各詩。單詞片語。亦如西子王嬙。嫣然一笑。卽屏除綺語者。亦知其美若竹兜。五律謂庶幾前人簷馬作。則未敢附和。然要其目光如炬。上下千古。龍子作事固自不凡。又先生論詩絕句。藥亭獨漉許相參。吟苦時同佛一龕。尙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亦可謂不存鄉曲之見。而是書僅及藥亭之晚達。未論其詩。及屈陳諸子。至黎二樵明經。則推崇已極。與王蘭泉蒲褐山房詩話同。顧謂惜其年甫四十而卒。而不知樵夫實久主粵中壇坫。年幾七十餘。生平足跡。未嘗度嶺。與先生未及謀面。僅得之傳

聞故耳。秋盡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右北江詩話第五第六兩卷。先生哲嗣子齡明府宦粵。以續刻先生遺著數種見貽。此册與焉。亟重付剞劂。俾與前重刊張詩舲侍郎所刻四卷得成完璧。亦厚幸也。內如論滇中土司李洪齡一條。謂與粵東之黎洵稱勁敵。其傾倒於樵夫者至矣。咸豐甲寅閏七夕節。伍崇曜再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北江詩話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洪亮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

二五七一上

美